鎮類

八編類纂

六十二

4加3
1717
77-62

芸七十七

左編

鎮類

唐李克用

李克用、其先本號朱邪、蓋出於西突厥、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爲姓、唐德宗時、有朱邪盡忠者、屈於北庭其子執宜始屈定襄、其部落萬騎皆驍勇善射、號沙陀軍、執宜死、其子曰赤心、懿宗咸通十年、神策大將軍康承訓統十八將討龐勛於徐州、以朱邪赤心爲招討沙陀三部落軍使、以從破勛功拜

1717
77-12

單于大都護振武庫節度使、賜姓名李國昌、以附屬藉沙陀素強、而國昌特功益橫恣、懿宗患之十三年徙國昌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國昌稱疾拒命國昌子克用尤善騎射、能仰中雙鳧、爲雲州守捉使、國昌已拒命、克用乃殺大同軍防禦使段文楚、據雲州、自稱留後、由是沙陀侵掠代北爲邊患矣明年僖宗即位、乃拜赫連鐸大同節度使、以李均爲代北招討使、以討沙陀、乾符五年沙陀破遮虜軍、又破岢嵐軍、而唐兵數敗沙陀、由是益熾、北據蔚州、南侵忻代、嵐石至於大谷、焉廣明元年招討使李琢　會幽州李可

舉雲州赫連鐸擊沙陀克用與可舉相拒雄武軍其叔父友金以蔚朔州降于琢克用聞之遂還可舉追至藥兒嶺琢軍夾擊沙陀大潰克用父子亡入韃靼克用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鴉兒其一目眇及其貴也又號獨眼龍其威名蓋於代北在韃靼久之鬱鬱不得志又常懼圖已因時時從其羣豪射獵或掛針於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輒中羣豪皆服以爲神黃巢已陷京師中和元年代北起軍使陳景思發沙陀先所降者萬人以赴京師行至絳州沙陀軍亂大掠而還景思念沙陀非克用不可將乃以詔書召克用於

韃靼、承至、以爲代州刺史、鴈門以北行營節度使、率
蕃漢萬人出石嶺關、過太原、求發兵錢、節度使鄭從
讜與之錢千緡、米千石、克用怒縱兵大掠而還、二年
十一月、景思克用復以步騎萬赴京師、三年正月至
於河中、進屯乾阬、巢黨驚曰、鴉兒軍至矣、二月敗巢
將黃鄴於石隄谷三月又敗趙章尚讓於良田坡、横
尸三十里、是時諸鎮兵皆會長安、大戰渭橋、賊敗走
入城、克用乘勝追之、自光泰先入、戰望春、昇陽殿、巢
敗、南走出藍田、關京師平、克用功第一、四年克用以
兵五萬抹陳州、四月敗尚讓於太康、巢且走、且戰至
中牟、臨河未渡而克用及之、賊衆驚潰、比至封丘、又
敗之、巢脫身走、克用追之、一日夜馳二百里、不及而
還、過沛州休軍、封禪寺朱全忠饗克用於上源驛、夜
酒罷、克用醉卧、伏兵發火起、侍者郭景銖滅燭匿克
用於牀下、以水醒面而告以難、會天大雨滅火、克用
得從者薛鐵山賀回鶻等隨電光縋尉氏門出還軍
中、七月至於大原、訟其事于京師、請加兵于沛、遣弟
克修將兵萬人屯于河中以待、僖宗和解之、河中王
重榮與宦者田令孜有隙、徙重榮兗州、以定州王處
存爲河中節度使、詔克用以兵護處存之鎮、重榮使

人紿克用曰、天子詔重榮伺克用、至與處存共誅之、
因僞爲詔書示克用曰、此朱全忠之謀也、克用信之、
入上表請討全忠僖宗不許克用大怒重榮既不肯
從僖宗遣邠州朱玫鳳翔李昌符討之克用反以兵
助重榮（與、榮同）敗玫於沙苑、遂犯京師、縱火大掠、天子出屆
於興元、克用退屯河中、朱玫亦反、以兵追天子不及
得襄王溫、迫之稱帝、屯于鳳翔、僖宗念獨克用可以
破玫而不能使也、當破黃巢長安時、天下兵馬都監
楊復恭與克用善、乃遣諫議大夫劉崇望以詔書召
克用、且道復恭意、使進兵討玫等、克用陽諾而不行、

宰相張濬獨以謂沙陀前逼僖宗幸興元罪當誅可
伐軍容使楊復恭克用所善也、亦極諫以爲不可昭
宗然之、詔諭全忠等全忠陰賂濬使持其議益堅昭
宗不得已以濬爲太原四面行營兵馬都統韓建爲
副以京兆尹孫揆爲昭義軍節度使克用遣李存孝
執揆于長子十一月濬及克用戰于陰地濬軍三戰
三敗、濬建遁歸、克用大掠晉絳、至於河中、赤地千里、
克用上表自訴、其辭慢侮、天子爲之引咎、優詔答之、
攻王鎔于鎮州、克用柵常山西以十餘騎渡滹沱覘
敵遇大雨平地水深數尺鎮人襲之克用匿林中禱

其馬曰吾世有太原者馬不斯馬偶不斯以免李存孝以邢州叛二年存孝求援于王鎔克用出兵井徑擊鎔且以書招鎔而急攻其平山鎔懼遂與克用通和獻帛五十萬匹出兵助攻邢州昭宗復以張濬爲相克用曰此朱全忠之謀也乃上表曰若陛下朝以濬爲相則臣將暮至關廷京師大怒濬命遽止梁遷唐都於洛陽改元曰天祐克用以爲劫天子以遷都者梁也天祐非唐號不可稱乃仍稱天復五年

李存勗

李存勗克用長子也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遣獻

捷于京師昭宗異其狀貌賜以瀛鸂屭翡翠盤而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無忘予家及長善騎射膽勇過人稍習春秋通大義尤善音聲歌舞俳優之戲天祐三年八月朱全忠以幽滄相首尾爲魏患欲先取滄州引兵發大梁時沂軍築壘圍滄州烏鼠不能通仁恭畏其彊不敢戰城中食盡全忠使人說劉守文曰援兵勢不相及何不早降守文登城應之曰僕於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辭直爲之緩攻冬十月劉仁恭求救於河東前後百餘輩李克用恨仁恭反覆

攻其必救

竟未許之存勗諫曰今天下之勢歸朱温者什七八雖彊大如魏博鎮定莫不附之自河以北能爲温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幽滄爲温所困我不與之併力拒之非我之利也夫爲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此乃吾復振之時不可失也克用以爲然與將佐謀召幽州兵與攻潞州曰於彼則可以解圍于我則可以拓境乃許仁恭和召其兵仁恭遣都指揮使李溥將兵三萬詣晉陽克用遣其將周德威李嗣昭將兵與之攻潞州康懷貞至潞州晉李嗣昭閉城拒守懷貞晝夜攻之半月不克乃築壘穿地塹而守之內外斷絕晉王疽發于首病篤謂存勗曰嗣昭厄於重圍吾不及見矣俟葬畢汝與德威輩速竭力救之言終而卒存勗嗣立以存璋爲河東軍城使先王之時多寵借胡人及軍士侵擾市肆存璋既領職執其尤暴橫者戮之旬月間城中肅然晉李嗣昭固守踰年城中資用將竭嗣昭密拔之座中皆不覺也宴諸將作樂流矢中嗣昭足降之嗣昭焚詔書斬使者初晉王克用卒周德威握重兵在外國人皆疑之晉王存勗召德威使引兵還

德威至晉陽留兵城外獨徒步而入伏先王柩哭極哀退謁嗣王禮甚恭衆心由是釋然夾寨奏余吾晉兵已引去梁主以援兵不能復來潞州必可取自澤州南還梁兵在夾寨者亦不復設備晉王與諸將議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爲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勸之行乃遣承業乞師於鳳翔又遣使賂契丹王阿保機求騎兵岐王李茂貞衰老兵弱財竭竟不能應晉王大閱士卒以前昭義丁會爲都招討使留子王發晉陽軍于黃碾距上黨四十五里五月辛未朔晉王伏兵三垂岡下歎曰此先王置酒處也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不意晉兵之至將士尚未起軍中驚擾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爲二道德威攻西北隅嗣源攻東北隅填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周德威等至城下呼李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夾寨賊已去矣可開門嗣昭不信曰此必爲賊所得使來誑我耳欲射之左右止之嗣昭曰王果來可見乎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幾絕城中

皆哭遂開門初德威與嗣昭有隙克用臨終謂存勗曰進通忠孝吾愛之深今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舊怨耶汝爲吾以此意諭之若潞圍不解吾永不瞑目進通嗣昭小名也存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夾寨甚力既與嗣昭相見遂歡好如初康懷貞以百餘騎自天井開遁歸梁王聞夾寨不守大驚既而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詔所在安集散兵周德威李存璋乘勝進趣澤州刺史王班素失人心衆不爲用龍虎統軍牛存節自西都將兵應接夾寨潰兵至天井關謂其衆曰澤州要害地不可失也雖無詔旨當救之衆皆不欲曰晉人勝氣方銳且衆寡不敵存節曰見危不救非義也畏敵強而避之非勇也遂舉策引衆而前至澤州城中人已縱火譁譟欲應晉王班閉牙城自守存節至乃定晉兵尋至緣城穿地道久之存節晝夜拒戰凡旬有三日劉知俊自晉州引兵救之德威焚攻具退保高平晉王歸晉陽以周德威爲振武節度使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俾寬濫禁奸盜以河東地狹兵少乃訓練士卒令騎兵覘敵無得乘馬部分已定無得相踰越及留絕以避險分道並進期

會無得差晷刻、犯者必斬、故能兼山東取河南由士卒精整故也鎮定自梁主踐祚以來雖不輸常賦而貢獻甚勤、會趙王鎔母何氏卒、遣使弔之、且授起復官、時鄰道弔客、皆在館使者見晉使歸言於梁主曰鎔潛與晉通、鎮定勢疆、終恐難制、上深然之、且欲因鄴王羅紹威卒、除移鎮、定會燕王守光發兵屯滹水、欲侵定州、上遣供奉官杜廷隱監魏博兵二千屯深冀聲言恐燕兵南寇助趙守禦、又云分兵就食趙將石公立戍深州、白趙王鎔請拒之、鎔遽命開門、移公立於外以避之、公立出門、指城而泣曰朱氏滅唐社稷、三尺童子知其爲人而我王猶恃姻好、以長者期之、此所謂開門揖盜者也、惜我此城之人、今爲虜矣、梁人有亡奔真定、以其謀告、鎔大懼、又不敢先自絕、但遣使詣洛陽、訴稱燕兵已還真定州、講和如故、深冀民見魏博兵入奔走驚駭、乞召兵還、上遣使詣真定慰諭之、未幾、廷隱閉門、盡殺趙戍兵、乘城拒守、鎔始命石公立攻之、不克、乃遣使求援於燕、晉、鎔使者至晉陽、義武王處直使者亦至、欲共推晉王爲盟主、合兵攻梁、晉王會將佐謀之、皆曰鎔久臣朱溫歲輸重賂、結以昏姻、其交深矣、此必詐也、宜徐觀之

攷幽、薊鎮是晉王著數合我之交、離敵之親、爲滅梁張本

王曰彼亦擇利害而爲之耳王氏在唐世猶或臣或叛況肯終爲朱氏之臣乎彼朱溫之女何如壽安公主今救死不贍何故昏姻我若疑而不救正墮朱氏計中宜亟發兵赴之晉趙叶力破梁必矣乃發兵遣周德威將之出井陘屯趙州鎔使者至幽州燕王守光方獵幕僚孫鶴馳詣野謂守光曰趙人來乞師此天欲成王之功業也守光曰何故對曰非常患其與朱溫膠固溫之志非盡吞河朔不已今彼自爲讐敵王若與之併力破梁則鎮定皆歛衽而朝燕矣王不早出師但恐晉人先我矣守光曰王鎔數負約今使之與梁自相弊吾可以坐乘其利又何救焉趙使者交錯于路守光竟不爲出兵自是鎮定復稱唐天祐年號上聞趙與晉合晉兵已屯趙州乃命王景仁等將兵擊之景仁等自河陽渡河會魏博羅周翰兵合四萬軍于邢洛王景仁等進兵柏鄉趙王鎔復告急于晉晉王自將兵自贊皇東下王處直遣將兵五千以從晉王至趙州與周德威合獲梁劉鄩者二百人問之曰初發落陽梁王有何號令對曰梁王戒上將云鎮州反覆終爲子孫之患今悉以精兵付汝鎮州雖以鉄爲城必爲我取之晉王命送於趙晉王進

軍距柏鄉三十里遣周德威等以胡騎追梁營挑戰梁兵不出復進距柏鄉五里營於野河之北又遣胡騎迫梁營馳射且詬之梁將韓勍等將步騎三萬分三道追之鎧冑皆被繒綺鏤金銀光彩炫曜晉人望之奪氣周德威謂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戰徒欲曜兵耳不挫其銳則吾軍不振乃狥于寬曰彼皆汴州天武軍屠酤傭販之徒耳衣鎧雖鮮十不能當汝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此乃奇貨不可失也德威自帥精騎千餘擊其兩翼左馳右突出入數四俘獲百餘人且戰且却距野河而止梁兵亦退德威言於晉王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於速戰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吾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廣野可以馳矣今雁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衆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卧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驟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謂王曰此豈王安

寢時邪周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而興曰予方思之時梁兵閉壘不出有降者詰之曰景仁方多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拔營退保高邑乾化元年柏鄉北不儲芻粟梁兵刈芻自給晉人以遊軍抄之梁兵不出周德威使胡騎環營馳射而訴之梁兵疑有伏愈不敢出劉屋茅坐席以飼馬馬多疥周德威與別將史建瑭李嗣源將精騎三千歷梁壘門而訴之王景仁韓勍怒悉衆而出德威等轉戰而北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陳於野河之上梁兵橫亘數里競前奪橋鎮定兵禦之勢不能支晉王與銳德敏持重故有功

王謂指揮使王建及曰賊過橋則不可復制矣建及選卒二百援槍大譟力戰却之晉王登高丘以望曰梁兵爭進而囂我兵整而靜我必勝戰自巳至午勝負未決晉王謂周德威曰兩軍已合勢不可離我之興亡在此一舉我爲公先登公可繼之德威叩馬而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挾糧糗亦不暇食日昳之後饑渴內迫矢刃外交士卒勞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精騎乘之必大捷於今未可也王乃止時魏滑之兵陳於東宋汴之兵陳於西至晡梁軍未食士無鬬志景

仁等引兵稍却、周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魏滑兵先退、李嗣源帥衆譟於西陳之前曰、東陳已走、爾何久留、梁兵互相驚怖、遂大潰、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子弟餉軍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囂聲動天地、趙人以深冀之憾、不顧剽掠、但奮白刃追之、梁之龍驤神捷精兵殆盡、自野河至相鄉、僵尸蔽地、梁復以楊師厚爲北面都招討使、將兵屯河陽、收集士兵、旬餘得萬人、晉王遣周德威史建瑭將三千騎趣澶、魏張承業李存璋以步兵攻邢州、自以大軍繼之、移檄河北州縣、諭以利害、魏州趙王鎔自來謁晉王於趙州、大犒將士、自是遣其養子德明、將三十七都常從晉王征討、德明本姓張、名文禮、燕人也、趙王鎔以楊師厚在邢州甚懼、會晉王于承天軍、晉王謂鎔父友也、事之甚恭、鎔以梁寇爲憂、晉王曰、朱温之惡極矣、天將誅之、雖有師厚輩、不能救也、脫有侵軼、僕自帥衆當之、叔父勿以爲憂、鎔捧巵爲壽、謂晉王爲四十六舅、鎔幼子昭誨從行、晉王斷衿爲盟、許妻以女、由是晉趙之交遂固、梁主弃行幄、亟引兵趣棗彊、與師厚軍合、棗彊城小而堅、趙人取精兵數千守之、師厚急攻

之、數日不下、城懷復修、炙傷者以萬數城中矢石將竭、謀出降、有一卒奮曰、賊自相鄉喪敗以來、視我鎮人、裂眥今往歸之如自投虎狼之口耳困窮如此何用身爲我請獨往試之夜縋城出詣梁軍詐降李周奚召問城中之備、對曰非半月未易下也因請曰某既歸命、願得一劒效死先登取守城將首、周奚不許使荷擔從軍卒得間舉擔擊周奚首踣地左右救至得免梁主聞之愈怒命師厚晝夜擊攻、拔之、無問老幼盡殺之流血盈城初梁主引兵渡河聲言五十萬晉李存審屯趙州患兵少裨將趙行實請入土門避

之存審不可、及賀德倫攻莘縣、存審謂史建瑭李嗣肱曰、吾王方有事幽薊、南方之事、委吾輩數人、今莘縣方急、吾輩安得坐而視之使賊得莘縣必西侵深冀患益深矣當與公等以奇計破之存審乃引兵扼下博橋、史建瑭嗣肱分道擒生建瑭分其麾下爲五隊、隊各百人、一之衛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自將一隊、深入與嗣肱遇、梁軍之樵翦者皆執之獲數百人明日會於下博橋、皆殺之留數人斷臂縱去曰我爲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時莘縣未下、梁主引楊師厚兵五萬就賀德倫共攻之始至縣西未及

置營建瑭嗣肱各將三百騎執梁軍旗幟服色與樵
芻者雜行日且暮至德倫營門殺門者縱火大譟弓
矢亂發左右馳突既瞑各斬馘執俘而去營中大擾
不知所爲斷臂者復來白曰晉軍大至矣梁主大駭
燒營夜遁迷失道委曲行百五十里明旦乃至冀州
修之耕者皆荷鉏奮挺逐之委弃軍資器械不可勝
計既而復遣騎覘之曰晉軍實未來此乃史先鋒遊
騎耳梁主不勝慙憤由是病增劇不能乘肩輿留貝
州旬餘諸軍始集乙巳梁主發貝州五月甲申至洛
陽疾甚謂近臣曰我今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餘
孽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我死諸
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因嗚咽絕而復蘇六月戊
寅郢王友珪弑梁主乾化三年春二月均王卽位大
梁三月庚戌加楊師厚兼中書令賜爵鄴王賜詔不
名師厚晚年矜功恃衆擅財賦選軍中驍勇置銀槍
効節都數千人給賜優厚欲以復故時牙兵之盛梁
主雖外加尊禮內實忌之及卒私於宮中受賀租庸
使趙岩判官邵贊言于梁主曰魏博爲唐腹心之蠹
二百餘年不能除去者以其地廣兵彊之故也罃繼紹
威楊師厚據之朝廷皆不能制陛下不乘此時爲之

計所謂彈疽不嚴。必將復聚。安知來者不爲師厚乎。宜分六州爲兩鎮以弱其權。梁主以爲然。魏兵皆父子相承。數百年族姻磐結。不願分徙。德倫屢趣之。應行者皆嗟怨。連營聚哭。劉鄩屯南樂。先遣澶州刺史王彦章將龍驤五百騎入魏州屯金波亭。魏兵相與謀曰。朝廷忌吾軍府彊盛。欲設策使之殘破耳。吾六州歷代藩鎮。兵未嘗遠出河門一旦骨肉流離。生不如死。是夕軍亂。縱火大掠。圍金波亭。王彦章斬關而走。詰旦。亂兵入牙城。殺賀得倫親兵五百人。劫德倫置樓上。有劾節軍校張彦者。自帥其黨援白刃止剽掠。梁主遣供奉官扈異撫諭魏軍。許張彦以刺史彦復請澶魏二州。如舊制。異還言張彦易與。但遣劉鄩加兵。立當傳首。梁主由是不許。使者再返。彦裂詔書抵於地。戟手南向。訴朝廷。謂德倫曰。天子愚暗。聽人穿鼻。今我兵甲雖強。苟無外援。不能獨立。宜投款於晉。遂逼德倫以書求援于晉。晉王得賀德倫書。命馬步副摠管李存審自趙州引兵進據臨清。五月存審至臨清。劉鄩屯洹水。賀德倫復遣使告急于晉。晉王引大軍自黃澤嶺東下與存審會於臨清。猶疑魏人之詐。按兵不進。德倫遣判官司空頌犒軍。密言于

晉王曰除亂當除根因言張彥凶狡之狀勸晉王先除之則無虞矣王默然晉王進屯永濟張彥選銀槍勁節五百人皆執兵自衛詣永濟謁見王登驛樓誥之曰汝陵脇王帥殘震百姓數日中匝馬訴冤者百餘輩我今舉兵而來以安百姓非貪土地汝雖有功於我不得不誅以謝魏人遂斬彥及其黨七人餘衆股栗王召諭之曰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竭力爲吾牙爪衆皆拜伏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裘而進令張彥之卒擐甲執兵翼馬而從仍以爲帳前銀槍都衆心由是大服劉翰聞晉軍至選兵萬餘人自洹水趣魏縣晉王留李存審屯臨清遣史建瑭屯魏縣以拒之王自引親軍至魏縣與翰夾河爲營梁主聞魏博叛大悔懼遣節度使王檀將兵屯楊劉爲翰聲援六月庚寅朔賀德倫帥將吏請晉王入府城慰勞既入德倫上印節請王兼領天雄軍王固辭曰比聞汴寇侵逼貴道故親董師徒遠來相救又聞城中新罹塗炭故暫入存撫明公不垂鑒信乃以印節見推誠非素懷德倫再拜曰今寇敵密邇軍城新有大變人心未安德倫腹心紀綱爲張彥所殺殆盡形孤勢弱安能統衆一旦生事恐負大恩王乃受之德倫帥

將吏拜賀王承制以德倫爲大同節度使遣之官德倫至晉陽張承業留之時銀槍効節都在魏城猶驕橫晉王下令自今有朋黨流言及暴掠百姓者殺無赦以沁州刺史李存進爲天雄都巡拔使有訛言搖衆及彊取人一錢已上者存進皆梟首磔尸於市旬日城中肅然無敢喧譁者張彥之以魏博歸晉也貝州刺史張源德不從北結滄德南連劉鄩以拒晉數斷鎮定粮道或說晉王請先發兵萬人取源德然後東兼滄景則海隅之地皆爲我有晉王曰不然貝州城堅兵多未易猝攻德州隸於滄州而無倫若得而

城之滄貝不可往來二壘既孤然後可取乃遣騎兵五百晝夜兼行襲德州刺史不意晉兵至踰城走遂克之以遼西州守捉將馬通爲刺史秋七月晉城夜襲澶州陷之刺史王彥章在劉鄩營晉人獲其妻子待之甚厚遣間使誘彥章彥章斬其使者晉人盡滅其家晉王以魏州李嚴爲澶州刺史晉王勞軍於魏縣因帥百餘騎循河而上覘劉鄩營會天陰晦鄩伏兵五千於河曲叢林鬬鼓譟而出圍王數重王躍馬大呼帥騎馳突所向披靡裨將夏魯奇等操短兵力戰自午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魯奇手殺百餘人傷

痍遍體會李存審救兵至乃得免王顧謂從騎曰幾爲虜嗤皆曰適足使敵人見大王之英武耳魯奇青州人也王以是益愛之賜姓名曰李紹奇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以奇計襲取之乃潛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惟鄩軍數日不出寂無聲迹遣騎覘之城中無烟火但時見旗幟循堞往來晉王曰吾聞劉鄩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爲人執旗秉驢在城上耳得城中老弱者詰之云軍去已二日矣晉王曰劉鄩長於襲人短于決戰計彼行纔及山下亟發騎兵追之會陰雲積旬黃澤道險

董泥深尺餘士卒授藤葛而進旬腹疾足腫或墜崖谷死者什二三晉將李嗣恩倍道先入晉陽城中知之勒兵爲備鄩至樂平糗糧且盡又聞晉有備追兵在後衆懼將潰鄩諭之曰今去家千里深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如墜井中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可免不則以死報君親耳衆泣而止周德威聞鄩西上自幽州引千騎救晉陽至土門鄩已整衆下山自邢州陣宋口踰漳水而次於宗城鄩軍往還馬死殆半時晉兵乏食鄩知臨清有蓄積欲據之以絕晉糧道德威急追鄩再宿至南宮追騎擒其斥候者數十

人斷腕而縱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清矣。鄴軍大駭。詰朝德威略鄴宮而過。入臨清。鄴引軍趣貝州。時晉王出師屯博州。劉鄴軍堂邑。周德威攻之不克。翌日鄴軍于莘縣。晉軍踵之。鄴冶莘城。塹而守之。自莘及河築甬道以通饋餉。晉王營於莘西三十里。烟火相望。一日數戰。梁絳州刺史尹皓攻晉之隰州。八月又攻慈州。皆不克。王檀與昭義留後賀環攻澶州。拔之。執李岩送東都。梁王以楊師厚故將楊延直爲澶州刺史。使將兵萬人助劉鄴。且招誘魏人。晉王遣李存審將五千擊貝州。張源德有卒三千。每夕分出掠州民苦之。請塹其城以安耕耘。存審乃發八縣丁夫塹而圍之。劉鄴在莘久。饋運不給。晉人數抵其寨下挑戰。鄴不出。晉人乃攻絕其甬道。以千餘斧斬寨本。梁人驚擾而出。因俘獲而還。梁主以詔書讓鄴。老師費粮。失亡多。不速戰。鄴奏稱臣比欲以奇兵擣其腹心。還取鎮定。期以旬時。再清河朔。無何。天未厭亂。淫雨積旬。糧竭。士病。又欲據臨清。斷其饋餉。而周楊五奄至。馳突如神。臣今退保莘縣。享士卒。訓兵以俟進取。觀其兵數甚多。便習騎射。誠爲勁敵。未易輕也。苟有隙可乘。臣豈敢偷安養寇。梁主復問鄴決勝之

策鄴曰臣今無策惟願人給十斛糧賊可破矣梁主
怒責鄴曰將軍蓄米欲破賊邪欲療肌邪乃遣中使
徃督戰鄴集諸將問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軍旅徒
與少年新進輩謀之夫兵在臨機制變不可預度今
敵尚彊與戰必不利奈何諸將皆曰勝負須一決曠
日何待鄴默然不悅退謂所親曰主暗臣諛將驕卒
惰吾未知死所矣他日復集諸將於軍門人置河水
一器於前令飲之衆莫之測鄴諭之曰一器猶難涸
涸之河可勝盡乎衆失色後數日鄴將萬餘人薄鎮
定營鎮定人驚擾晉李存審以騎兵二千橫擊之李

建及以銀槍千人助之鄴大敗奔還晉人逐之及寨
下斬俘千計冬十月劉鄴遣卒詐降於晉謀賂賸夫
（無卿）
以毒晉王事泄晉王殺之并其黨五人二年春二月
梁主屢趣劉鄴戰鄴閉壁不出晉王乃留副總管李
存審守營自勞軍於貝州聲言歸晉陽鄴聞之奏請
襲魏州梁主報曰今掃境內以屬將軍社稷存亡繫
茲一舉將軍勉之鄴令澶州刺史楊延直引兵萬人
會于魏州延直夜半至城南城中選壯士五百潛出
擊之延直不爲備潰亂而走詰旦鄴自莘縣悉衆至
城東與延直餘衆合李存審引營中軍踵其後李嗣

源以城兵出戰晉王亦自貝州至與嗣源當其前鄂見之驚曰晉王鄂引兵稍却晉王躡之至故元城西與李存審遇晉王爲方陳於西北存審爲方陳於東南鄂爲圓陳於其中間四面受敵合戰良久梁兵大敗鄂引數十騎突圍走梁步卒凡七萬晉兵環而擊之敗卒登木木枝爲之將追至河上殺溺殆盡鄂收散卒自黎陽渡河保滑州匡國節度使王檀密疏請發關西卒襲晉陽梁主從之發河中陝同華諸鎮兵合三萬出陰地關奄至晉陽城下晝夜急攻城中無備發諸司工匠及驅市人乘城拒守城幾陷者數四

張承業大懼代北故將安金全退居太原往見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僕雖老病憂兼家國請以庫甲見授爲公擊之承業即與之金全帥其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夜出北門擊梁兵於羊馬城內梁兵大驚引却昭義節度使李嗣昭聞晉陽有寇遣牙將石君立將五百騎救之君立朝發上黨夕至晉陽梁兵扼汾橋君立擊破之徑至城下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遂入城夜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梁兵梁兵死傷什二三詰朝王檀引兵大掠而還晉王性矜伐以策非已出故金全等賞皆

不行、梁兵之在晉陽城下也、大同節度使賀德倫部兵多逃入梁軍、張承業恐其爲變、收德倫斬之梁主聞劉鄩敗、又聞王檀無功、歎曰、吾事去矣、三月乙卯朔晉王攻衛州壬戌刺史米昭降之、又攻磁州刺史靳紹走擒斬之晉王還魏州、上屢召劉鄩不至、即以鄩爲宜義節度使、使將兵屯黎陽、夏四月晉人拔洺州以魏州都巡檢使袁建豐爲洺州刺史、劉鄩既敗河南大恐、鄩復不應召、由是將卒皆攝心晉王進兵距梁軍十里而舍初梁非向行營招討使賀瑭善將步兵排陣使謝彥章善將騎兵瑭惡其與己齊名、一日瑭與彥章治兵於野瑭指一高地曰此可以立柵至是晉軍適置柵於其上瑭疑彥章與晉通謀瑭屢欲戰謂彥章曰主人悉以國兵授吾二人社稷是賴今彊寇壓吾門而逗遛不戰可乎彥章曰彊寇憑陵利在速戰今深溝高壘據其津要彼安敢深入若輕與之戰萬一蹉跌則大事去矣瑭益疑之密譖之於上、與行營馬步都虞候朱珪謀、因享士伏甲兵、彥章以朱珪爲平盧節度使兼行營馬步副指揮使以賞之晉王聞彥章死喜曰彼將帥自相魚肉亡無日矣賀瑭殘虐失士卒心、我若引軍直指其國都、彼安得

堅壁不動、幸而一與之戰、蔑不勝矣、王欲自將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曰、梁人雖屠上將、其軍尚全、輕行徼利、未見其福、不從、戊午下令軍中老弱悉歸魏州、起師趨汴庚申毀營而晉衆號十萬賀瓌聞晉王已西亦弃營而踵之晉王發魏博白丁三萬從軍以供營柵之役所至營柵立成壬戌至胡柳陂癸亥旦候者言梁兵自後至矣、周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以方略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兵勿戰、德威請以騎

兵擾之、使彼不得休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王曰、前在河上、恨不見賊、今賊至不擊、尚復何待、公何怯也、顧李存審曰、救輜重先發、吾爲爾殿後、破賊而去、即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引幽州兵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賀瓌結陳而至、橫亘數十里、王師銀鎗都陷其陳、衝盪擊斬、往返十餘里、行營左廂馬軍都指揮使王彥章軍先敗、西走趣濮陽、晉輜重在陳、西望見梁旗幟驚潰、入幽州、陳幽州兵亦擾亂、自相蹈籍、周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戰死、晉兵無復部伍、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高

丘收散兵至日中軍復振、陂中有土山、賀璝引兵據之、晉王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即引騎兵先登、李從珂與銀槍大將王建及以步卒繼之、梁兵紛紛而下、遂奪其山、日向晡、賀璝陳於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爲諸軍未盡集、不若斂兵還營、詰朝復戰、天平節度使閻寶曰、王彥章騎兵已入濮陽山下、惟步卒向隄、皆有歸志、我乘高趣下、擊之、破之必矣、今王深入敵境、偏師不利、若復引退、必爲所乘、諸軍未集者聞、梁再克、必不戰自潰、凡決勝料敵、惟觀情勢、情勢已得、斷在不疑、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力取勝、從收餘衆、北歸河朔、非王有也、李嗣昭曰、賊無營壘、日晚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擊可破也、我若斂兵還營、彼歸整衆、復來勝負未可知也、王建及進曰、賊大將已遁、王之騎軍、一無失、今擊此疲乏之衆、如拉朽耳、王但登山觀臣爲王破賊、王懌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嗣昭建及以騎兵大呼陷陳、諸軍繼之、梁兵大敗、元城令吳瓊貴鄉令吳襄、各帥白丁萬人於山下曳柴揚塵鼓譟以助其勢、梁兵自相騰藉棄甲山積、死亡者幾三萬人、是日兩軍所喪士卒各三之二、皆不

能振晉王歸營聞局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晉王自領
盧龍節度使以中門使李紹宏提舉軍府事代李嗣
昭紹宏宦者也本姓馬晉王賜姓名使與孟知祥俱
爲中門使知祥又薦敎練使郭崇韜能治劇王以爲
中門副使崇韜倜儻有智略臨事敢決王寵待日隆
先是中門使吳珪張虔厚相繼獲罪及紹宏出幽州
知祥懼禍稱疾辭位王乃以知祥爲河東馬步都虞
候自是崇韜專典機密夏四月賀瓌攻得勝南城百
道俱進以竹笮聯艨艟十餘艘蒙以牛革設睥睨戰
格如城堞橫於河流以斷晉之救兵使不得渡晉王

自引兵馳往救之陳於北岸不能進遣善游者馬破
龍入南城見守將氏延賞延賞言矢石將盡陷在頃
刻晉王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艨艟者衆莫知爲計
親將李建及曰賀瓌悉衆而來冀此一舉若我軍不
度則彼爲得計今日之事建及請以死決之乃遣効
節敢死士三百人被鎧操斧帥之乘舟而進將至艨
艟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艨艟間斧其竹笮又
以木嬰載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實甲
士鼓譟攻之艨艟既斷隨流而下梁兵焚溺者殆盡
晉兵乃得渡瓌解圍走晉兵追之至濮州而還瓌退

屯行臺、村八月賀瓌卒、以王瓚爲北面行營招討使
瓚將兵五萬自黎陽度河掩擊澶魏至頓丘遇晉兵
而旋、瓚爲治嚴令行禁止、據晉人上游楊村夾河築
壘、運洛陽竹木造浮梁、自滑州饋糧相繼、晉蕃漢馬
步副總管李存進亦造浮梁於德勝或曰浮梁須竹
笮鉄牛石囷、我皆無之、何以能成存進不聽、以葦笮、
維巨艦繫於土山巨木踰月而成人服其智、冬十月
王如魏州發徒數萬廣德勝北城日與梁人爭大小
百餘戰互有勝負左射軍使石城塘與梁人戰于河
壖、梁人擊敗塘斷其馬甲橫衝兵馬使劉知遠以所
乘馬授之、自乘斷甲者徐行、爲殿梁人疑有伏不敢
追、俱得免敗塘以是親愛之敗塘李嗣源之壻也十
一月王瓚領兵至戚城與李嗣源戰不利梁築壘貯
糧於滑張距楊村五十里十二月晉王自將騎兵自
河南岸西上邀其餉者俘獲而還梁人伏兵於要路、
晉兵大敗、晉王以數騎走、梁數百騎圍之李紹榮識
其旗、單騎奮擊救之僅免晉王復與王瓚戰於河南、
瓚先勝、獲晉將石君立等、既而大敗乘小舟渡河走
保北城、失亡萬計、晉王乘勝遂援濮陽、梁主召王瓚
還以天平節度使戴思遠代爲北面招討使屯河上

以拒晉人蜀王吳王屢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以書示僚佐曰昔王太師亦嘗遺先王書勸以唐室已亡宜自帝一方先王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臣當是之時威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爲耳汝他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爲心慎勿効此曹所爲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因泣既而將佐及藩鎮勸進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張承業聞之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于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爲王捃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內合爲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王不聽趙王鎔養子張文禮使親軍殺鎔盡滅王氏之族置其子昭祚之妻普寧公主以自託于梁文禮遣使告亂于晉王且奉牋勸進同來節鉞晉王欲討之僚佐以爲吾方與梁爭不可立敵於肘腋且從其請以安之王不得已夏四月承制授文禮成德留後初劉鄩與朱友謙爲昏鄩

之受詔討友謙也、至陝州先遣使移書諭以禍福待之月餘友謙不從、然後進兵、段疑素忌鄠因譖之於帝曰、鄠逗遛養寇、俾俟援兵、帝信之、鄠既敗、歸以疾請解兵柄、詔聽於西都就醫、密令留守張宗奭酖之卒、張文禮雖受晉命、內不自安、復遣間使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又遣間使告梁曰、王氏爲亂兵所屠、公主無恙、今臣已非名契丹、乞朝廷發精甲萬人相助、自德棣度河、則晉人遁逃不暇矣、梁主疑未決、敬翔曰、陛下不乘此釁以復河北、則晉人不可復破矣、宜狥其請、不可失也、趙岩韋皆曰、今禮寇近在河上、盡吾兵力以拒之、猶懼不足、何暇分萬人以救張文禮乎、且文禮坐持兩端、欲以自固於我、何利焉、梁主乃止、晉人屢於塞上及河津獲文禮蠟丸絹書、晉王皆遣使歸之、文禮愧惧、文禮益忌趙故將多所誅滅、符習將兵萬人、從晉王在德勝、文禮請召歸、以他將代之且以習子蒙爲都督府參軍、遣人賫錢帛勞行營將士、以悅之、習見晉王泣涕請留、晉王曰、吾與趙王同盟討賊、義猶骨肉、不意一旦禍生肘腋、吾誠痛之、汝苟不忘舊君、能爲之復讐乎、吾以兵糧助汝、習與部將三十餘人舉身投地痛哭曰、故使授習等劒、使之

攘除寇敵自聞變以來寃憤無訴欲引劒自剄顧無益於死者今大王念故使輔佐之勤勸之復寃習等不敢煩霸府之兵願以所部徑前搏取凶豎以報王氏累世之恩死不恨矣八月晉王以習爲成德留後又使節度使閻寶相州刺史史建瑭將兵助之自那洛而北文禮先病腹疽晉兵拔趙州刺史王鋌降晉王復以爲刺史文禮聞之驚懼而卒其子處瑾祕不發喪與其黨韓正時謀悉力拒晉王使李存審李嗣源守德勝自將兵攻鎮州張處瑾遣其弟處偘慕僚齊儉謝罪請服晉王不許盡銳攻之旬日不克處瑾使韓正時將千騎突圍出趣定州欲求救於王處直晉兵追至行唐斬之二年晉王之北攻鎮州也李存審謂李嗣源曰梁人聞我在南兵少不攻德勝必襲魏州吾二人聚於此何爲不若分兵備之遂分兵屯澶州戴思遠果悉楊村之衆趣魏州嗣源引兵先入軍於狄公祠下遣人告魏州使爲之備思遠至魏店嗣源遣其將石萬全將騎兵挑戰思遠知有備乃西度洹水拔成安大掠而還又將兵五萬攻德勝北城重塹複壘斷其出入晝夜急攻之李存審悉力拒守晉王聞德勝勢危二月自幽州赴之五日至魏州思

遠聞之、燒營遁還楊村、晉寶閣築壘、以圍鎮州、決滹沱水環之、內外斷絕、城中食盡、遣五百餘人出求食、寶縱其出、欲伏兵取之、其人遂攻長圍、寶輕之、不爲備、伏數千人繼至、諸軍未集、鎮人遂壞長圍而出、縱火攻寶營、寶不能拒、退保趙州、鎮人悉毀晉之營壘、取其芻粟、數日不盡、晉王聞之、以李嗣昭代寶、張處瑾遣兵千人遮糧於九門、李嗣昭設伏於故營邀擊之、殺獲殆盡、餘五人匿於墻墟間、嗣昭環馬而射之、鎮兵發矢中其胸、嗣昭箙中矢盡、拔矢於胸以射之、一發而殪、會日暮還營、創流血不止、是夕、晉王聞之、不御酒肉者累日、嗣昭遺命悉以澤潞兵授節度判官任圜、使督諸軍攻鎮州、號令如一、鎮人不知、嗣昭之死、晉王以李存進爲北面招討使、圍寶、慙憤疽發於背、卒五月、晉李存進、至鎮州營於東垣渡、夾滹沱水爲壘、晉衛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楊、名婆兒、以俳優得幸於晉王、賜姓名、以爲刺史、專事掊斂、防城卒皆徵月課、縱歸八月、莊宅使段凝與步軍都指揮使張朗引兵夜渡河襲之、詰旦登城、執存儒、遂克衛州、戴思遠又與凝攻陷滹門、共城新鄉、於是澶州之西、相州之南、皆爲梁有、晉人失軍儲三

之一梁軍復振、梁主以張朗爲衛州刺史九月戊寅朗、張處瑾使其弟處球乘李存進無備將兵七千人奄至東垣渡時晉之騎兵亦向鎮州城下兩不相遇鎮兵及存進營門存進狼狽引十餘人鬬于橋上鎮兵退晉騎兵斷其後夾擊之鎮兵殆盡存進亦戰没晉王以李存審爲北面招討使鎮州食竭力盡處瑾遣使詣行臺請降未報存審兵至城下丙子夜城中將李再豐爲内應密投縋以納晉兵比明畢登執處瑾送行營趙人請而食之磔張文禮尸於市趙王故待者得趙王遺骸於灰燼中、晉王命祭而葬之以趙

將符習爲成德節度使符習不敢當成德辭曰故使無後而未葬習當斬衰以葬之俟禮畢聽命既葬請詣行臺趙人請晉王兼領成德節度使從之晉王割相衛二州置義寧軍以習爲節度使習辭曰魏博霸庥不可分也願得河南一鎮。習自取之乃以爲天平節度使初李嗣昭之死也晉王以李存進爲招討使命嗣昭子獲喪歸葬晉陽其子繼韜不受命帥兵擁喪歸潞州嗣昭七子繼儔當襲爵素懦弱繼韜凶狡囚之討令士卒刼已爲留後晉王不得已改昭義曰安義以繼韜爲留後三月李繼韜爲留後終不自安

幕僚魏琢牙將申蒙復從而間之曰晉朝無人終爲梁所併耳繼韜乃使弟繼遠詣大梁請降梁主大喜以繼韜爲節度使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四月晉王即皇帝位國號大唐大赦改元以魏州爲興唐府建東京又於太原府建西京又以鎮州爲真定府建北都時唐國所有凡十三節度五十州時契丹屢入寇抄掠饋運幽州食不支半年衛州爲梁所取潞州叛人情岌岌以爲梁未可取唐主患之會鄆州將盧順密來歸先是梁節度使戴思遠屯楊林留順密與巡檢使劉遂嚴都指揮使薛顒守鄆州順密言于唐主曰

鄆州守兵不滿千人遂嚴顒皆失衆心可襲取之唐主密召李嗣源於帳中謀之曰梁人志在吞澤潞不備東方若得東平則潰其心腹東平果可取乎嗣源對曰今用兵雖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取勝大功何由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帝悅遣嗣源將所都精兵五千自德勝趣鄆州非及楊劉日已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渡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啓關納外兵進攻牙城城中大擾癸卯旦嗣源兵盡入遂拔牙城劉遂嚴燕顒犇大梁帝大喜曰總管真奇才

吾事集矣。卽以嗣源爲節度使、梁主聞鄆城失守大懼、斬劉遂嚴燕顒於市、罷戴思遠招討使遣使詰讓非而諸將段凝王彥章等趣令進戰敬翔知梁已危以繩內靴中、入見梁主曰、陛下弃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經、梁主止之聞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爲大將軍。不可救也。梁主從之以王彥章代思遠爲北面招討使仍以段凝爲副、唐主聞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蕃漢馬步都虞候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欽槍勇決、乘惰激之氣必來唐突宜謹備之梁主召問王彥章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出兩日、馳二王渭州、辛酉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治者具鞾炭乘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趣德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爲備舟中兵舉鏁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斬首數千級時受命適三日矣守殷以小舟載甲士濟河救之不及彥章進攻潘張麻家口景店諸寨皆拔之聲勢大振唐主遣宦者焦彥賓急趣楊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德勝北城撤屋材爲柵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

守倫徙其芻糧薪炭於渲州所耗失殆半王彥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舟行一岸每遇灣曲輒於中流支闢飛矢雨集或全舟覆沒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殆亡士卒之半已巳王彥章段凝以十萬之衆攻楊劉百道俱進晝夜不息連巨艦九艘橫亘河津以絕援兵城垂陷者數四賴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克遏屯城南爲連營以守之楊劉告急於唐主請日行百里以赴之唐主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內何憂日行六十里不廢略獵六月乙亥至楊劉梁兵壘壘重複嚴不可入唐主患之問計於郭崇韜對曰今彥章據守津要意謂可以坐取東平苟大軍不南則東平不守矣臣請築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以應接東平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詗知徑來薄我城不能就願陛下募敢死之士日令挑戰以緩之苟彥章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鄆州河北聲問不通會梁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密請降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有罪亡奔梁時隸段凝麾下嗣源遣押牙范延光送延孝蠟書詣唐主延光因言於上曰楊劉控扼已固梁人必不能取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上從之遣崇韜

將萬人夜發倍道趣博州至馬家口渡河築城晝夜不息唐主在楊劉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築新城凡六日彥章聞之將兵數萬人馳至父子急攻新城連巨艦十餘艘於中流以絕援路時板築僅畢城猶卑下沙土疏惡未有樓櫓及守備崇韜慰諭士卒以身先之四面拒戰遣間使告急於上上自楊劉引大軍救之陳於新城西岸城中望之爭氣大呼叱梁軍梁人斷絕連艦唐主厭舟將渡彥章解圍退保鄆家口鄆州奏報始通李嗣源密表請正朱守殷覆軍之罪唐主不從秋七月唐主引兵循河而南彥章等弃鄆家口復趣楊劉甲寅遊奕將李紹興敗梁遊兵於清丘驛南段凝以爲唐兵已自上流渡驚駭失色而歎彥章尤其深入帝遣其將李紹榮直抵梁營擒其斥候梁人益恐又以火械焚其連艦王彥章等聞唐主引兵已至鄆家口解楊劉圍走保楊村唐追逐之復屯德勝梁兵前後急攻諸城士卒遁矢石溺水渴死者且萬人委弃貲糧鎧仗鍋幕動以千計楊劉比至聞解城中無食已三日矣王彥章疾趙張亂政及爲招討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當盡誅奸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於沙陀不可爲彥

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彥章之能而諂附趙張在軍中與彥章動相違戾百方沮撓之惟恐其有功潛伺彥章過失以聞於梁主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於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及歸楊村梁主信纔猶恐彥章旦夕成功難制徵還大梁使將兵會董璋攻澤州甲子唐主至楊劉勞李周曰徵卿善守吾事敗矣八月唐主自楊劉還與唐梁主命於滑州決河東北曹濮及鄆以限唐兵初梁主遣段凝監大軍於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侯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凝厚賂趙張求爲招討使翔振力爭以爲不可趙張主之竟代王彥章爲北面招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康延孝帥百餘騎來奔唐主解所御錦袍玉帶賜之以爲南面招討帝屏人問延孝以梁事對曰段凝智勇俱無一旦居王彥章霍彥威之右自將兵已來專率斂行伍以奉權貴梁主每出一軍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動爲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董璋引峽虢澤潞之兵自石會關趣太原霍彥威以汝洛之兵自相衛邢洺寇鎮定王彥章張漢傑以禁軍攻鄆州段凝杜晏球以大軍當陛下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

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畜力以待其分兵。師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僞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唐主大悅。罷諸將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虛。既至。必望風自潰。苟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帝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吾行決矣。可天奏今歲天道不利。深入。必無功。上不聽。王彥章引兵踰汶水。將攻鄆州。李嗣源遣從珂將騎兵逆戰。敗其前鋒於遞坊鎮。獲將士三百人。斬首二百級。彥章退保中都。捷奏至。朝城上大喜。謂郭崇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命將士悉遣其家歸。與唐冬。才月。唐主遣魏國夫人劉氏王子繼岌歸與唐與之。決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宮而焚之。壬申。唐主以大軍自楊劉渡河。癸酉至鄆州。中夜進軍。踰汶。以李嗣源爲前鋒。甲戌旦。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其城。城無守備。少頃。梁兵潰圍出。追擊破之。王彥章以數十騎走。將軍李紹奇單騎追之。識其聲。曰。王鉄槍也。收矟刺之。彥章重傷。馬蹶。遂擒之。并擒都監張漢傑等二百餘人。斬首數千級。彥章嘗謂人曰。李亞

子闘雞小兒何足畏至是上謂彥章曰爾常謂我小兒今日服未又問爾名善將何不守兗州中都無壘壁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天命已去無足言者上惜彥章之材欲用之賜藥傳其創屢遣人誘諭之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爲梁將暮爲唐臣此我所不爲也上復遣李嗣源自往諭之彥章卧謂嗣源曰汝非巍佶烈乎彥章素輕嗣源故以小名呼之於是諸將稱賀唐主舉酒屬李嗣源曰今日之功公與崇韜之力也鄴從紹宏輩語大事去矣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未必知之就使有人走告之疑信之間尚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即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須自白馬南渡數萬之衆舟楫亦難猝辦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横行晝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爲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上從之令下諸軍皆踊躍願行是夕嗣源帥前軍倍道趣大梁乙亥唐中發主都昇王彥章自隨遣中使問彥章曰吾此行克乎對曰段凝有精兵六

萬雖主將非材、亦未肯遽爾倒戈、殆難克也、上知其終不爲用、遂斬之、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爲、置傳國寶於卧内、忽失之、已爲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戊寅或告唐軍已過曹州塵埃漲天、趙岩謂從者曰、吾待温許州厚、必不負我、遂奔許州、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讐、理難降首、不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曰、臣爲陛下揮劒死、唐軍則可矣、不可奉此詔、梁主曰、卿欲賣我耶、麟欲自剄、梁主持之曰與卿俱死、麟遂殺梁主、因自殺、李振謂敬翔曰、有詔洗滌吾輩、相與朝新君乎、翔曰、吾二人爲梁宰相、君昏不能諫國亡不能救、新君若問、將何辭以對、是夕未曙、或報翔曰、崇政李太保已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爲丈夫、朱氏與新君世爲仇讐、今國亡君死、縱新君不誅、何面目入建國門乎、乃縊而死、詔敬翔李振首佐朱温、芟傾唐祚、契丹撒剌阿發、叛兄弃母、負恩背國、宜與岩等並族詠於市、自餘文武將吏一切不問、又詔追廢朱温朱友貞爲庶人、毀其宗廟神主、帝之與梁戰於河上也、梁指揮使陸思鐸善射、常於笥上自鏤姓名、射帝中馬鞍、帝拔箭藏之、至是思鐸從衆俱降、帝出箭示之、思鐸伏地待罪、帝慰而釋之、尋

授龍武都指揮使、梁諸藩鎮稍稍入朝或上表侍罪帝皆慰釋之宋州節度使袁象先首來入朝陝州留後霍彥威次之象先董珍貨數十萬偏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宦者旬日中外爭譽之恩寵隆異已丑詔偽庭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及諸將校並不議改更將校官吏先奔偽庭者一切不問、加崇韜守侍中領成德節度使崇韜權兼內外謀獻規益竭忠無隱頗亦薦引人物賜滑州留後段凝姓名曰李紹欽耀州刺史杜晏球曰李紹虔、梁西都留守河南尹張崇奭來朝復名仝義獻幣馬千計帝命皇子繼岐皇

弟存紀等兄事之、帝欲發梁太祖墓斲棺焚其尸仝義上言、朱溫雖國之深讐、然其人已死、刑無所加屠滅其家、足以爲報。乞免焚斲。以存聖恩。帝從之但、鏟共闕室削封樹而已、匡國節度使溫韜入朝賜姓名曰李紹冲多資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旬日復遣還鎮郭崇韜曰國家爲唐雪恥。溫韜發唐山陵殆徧其罪與朱溫相埒耳。何得復居方鎮天下義士共謂我何。上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李繼韜憂惧欲走契丹會有詔徵詣闕繼韜母楊氏善蓄財家資百萬乃與借行、資銀四十萬兩、他貨稱是大布賂

遺伶官爭爲之言曰繼韜初無邪謀爲奸人所惑耳
嗣聖親賢不可無後楊氏入宮泣請乃求哀于劉夫
人唐主釋之寵待如故繼韜不自安潛遣弟繼遠書
教軍士縱火冀復遣已撫安之事泄被誅并斬繼遠
荆南高季興入朝季興在洛陽唐主左右伶官求貨
無厭季興忿之唐主欲留季興郭崇韜諫曰陛下新
得天下諸侯不過遣子弟將佐入貢惟高季興身自
入朝當褒賞以勸來者乃羈留不遠棄信虧義沮四
海之心非計也乃遣之季興謂將佐曰幾不免虎口
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于十指上
得天下矜伐如此則他人皆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又
荒于禽色何能久長吾無慮矣乃繕城積粟招納梁
舊兵爲戰守之備同光二年敕内官不應居外應前
朝内官及諸道監軍并私家先所畜者不以貴賤並
遣詣闕時在上左右者已五百人至是殆及千人皆
給贍優厚委之事任以爲腹心内諸司使自天祐以
來以士人代之至是復用宦者浸于政事既而復置
諸道監軍節度使出征或留闕下軍府之政皆監決
之陵辱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鎮皆憤怒帝以義武
節度使王都將入朝欲闢毬場張憲曰北以行宮闕

廷爲毬場前年陛下即位於此其壇不可毀請闢毬
場於宮西數日未成帝命毀即位壇憲謂郭崇韜此
壇主上所以禮上帝始受命之地也若之何毀之崇
韜從容言於帝帝立命兩虞候毀之憲私於崇韜曰
忘天而背本不祥莫大焉上以契丹爲憂與郭崇韜
謀以威名宿將零落殆盡李紹斌位望素輕欲徙李
嗣源鎮眞定爲紹斌聲援崇韜深以爲便徙李嗣源
爲成德節度使帝性剛好勝不欲權在臣下入洛之
後信伶官之讒頗疎忌宿將李嗣源乞至東京朝覲
不許郭崇韜以嗣源功高位重亦忌之私謂人曰總

管令公非久爲人下者皇家子弟皆不及也密勸帝
召之宿衛罷其兵權又勸帝除之帝皆不從上又命
宦者王允平伶人景進采擇民間女子遠至太原幽
鎮以充後庭不啻三千人不問所從來上還自與唐
載以牛車纍纍盈路張憲奏諸營婦女亡逸者千除
人憲慮寇從諸軍挾匿以行其實皆入宮矣帝至洛陽
昭復以洛陽爲東都與唐府爲鄴都帝與宰相議伐
蜀威勝節度使李紹欽素諂事宣徽使李紹宏紹宏
薦紹欽有蓋世奇才雖孫吳不如可以大任郭崇韜
曰段凝亡國之將奸諂絕倫不可信也衆舉李嗣源

崇韜曰契丹方熾總管不可離河朔魏王地當儲副
未立殊功請依故事以爲伐蜀都統成其威名帝曰
兒幼豈能獨往當求其副既而曰無以易卿以魏王
繼岌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崇韜充東北面行營都
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繼岌以崇韜至蜀蜀主
王衍降是歲大饑民多流亡租賦不充道路塗潦漕
輓艱澀東都倉廩空竭無以給軍士租庸使孔謙日
於上東門外望諸州漕運至者隨以給之軍士乏食
有顧妻鬻子者老弱採蔬于野百十爲羣往往餒死
流言怨嗟而帝遊畋不息已卯獵于白沙皇后皇子

後宮畢從庚辰宿伊闕辛巳宿潭泊壬午宿龕澗癸
未還宮時大雪吏卒有僵仆於道路者伊汝間饑尤
甚衛兵所過責其供餉不得則壞其什器撤其室廬
以爲薪甚於寇盜縣吏皆竄匿山谷唐遣宦者馬承
珪使蜀劉后自爲教與繼岌帝故舊且有功帝待之厚
中節度使李繼麟自恃與帝故舊且有功帝待之厚
苦諸伶宦求句無厭遂拒不與大軍之征蜀也繼麟
閱兵遣其子令德將之以從景進與宦官譖之曰繼
麟聞大軍起以爲討己故驚懼閱兵自衛又曰崇韜
所以敢偪彊於蜀者與河中陰謀內外相應故也繼

麟聞之懼欲身入朝以自明其所親止之繼麟曰郭侍中功高於我今日勢將危吾得見主上面陳則讒人獲罪矣繼麟入朝魏王通謁李廷安獻蜀樂工二百餘人有嚴旭者王衍用爲蓬州刺史帝問曰汝何以得刺史對曰以歌帝使歌而善之許復故任景進言河中人有告變言李繼麟與郭崇韜謀反宦官因其勸帝速除之帝乃徙繼麟爲義成節度使是夜遣蕃漢馬步使朱守殷以兵圍其第驅繼麟出徽安門外殺之復其姓名曰朱友謙時洛中諸軍饑窘妄爲讒言伶官乘之以聞於帝故朱友謙郭崇韜皆及於禍成德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嗣源亦爲讒言所屬帝遣朱守殷察之守殷私謂嗣源曰令公勳業震主宜自圖歸藩以遠禍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祠福之來無所可避皆委之於命耳時伶官用事勳舊人不自保嗣源危殆者數四賴宣徽使李紹宏左右營護以是得全三月以李紹宏爲樞密使魏博指揮使楊仁最將所部兵戍瓦橋踰年代歸至貝州以鄴都空虛恐兵至爲變敕留屯貝州天下莫知郭崇韜之罪民間訛言云崇韜殺繼岌自王於蜀故族其家朱友謙子建徽爲澶州刺史帝密敕鄴都監軍史彥瓊殺之

門者白留守王正言曰、史武德夜半馳馬出城不言何往、又訛言云皇后以繼岐之死歸咎於帝、已弒帝矣、故急召彥瓊計事、人情愈駭、楊仁恭部兵皇甫暉與其徒夜博不勝、因人情不安、遂作亂、劫仁恭曰、主上所以有天下、吾魏軍力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天子不念舊勞、更加猜忌、遠戍踰年、方喜代歸、去家咫尺、不使相見、今聞皇后弒逆、京師已亂、將士願與公俱歸、仍表聞朝廷、若天子萬福、興兵致討、以吾魏博兵力、足以拒之、安知不更爲富貴之資乎、仁恭不從、暉殺之、又劫小校不從、

又殺之、效節指揮使趙在禮聞亂、衣不及帶、踰垣而走、暉追及曳其足而下之、示以二首、在禮惧而從之、亂兵遂奉以爲帥、焚掠貝州、詰旦、暉等擁在禮南趣臨清、永濟館陶所過剽掠、壬辰晚、有自貝州來告軍亂、將犯鄴都者、都巡檢使孫鐸等亟詣史彥瓊請授甲乘城爲備、彥瓊疑鐸等有異志、曰告者云今日賊至臨清、計程須六日晚方至、爲備未晚、孫鐸曰、賊既爲亂、必乘吾未備、晝夜倍道、安肯計程而行、請僕射帥衆乘城、鐸募勁兵千人伏于王莽河逆擊之、賊既勢挫、必當離散、然後可撲討也、必俟其至城下、萬一

有奸人爲內應。則事危矣。彥瓊曰。但嚴兵守城。何必逆戰。是夜戰前鋒攻北門。弓弩亂發。時彥瓊將部兵宿北門樓。聞賊呼聲。即時驚潰。彥瓊單騎奔洛陽。癸巳賊入鄴都。孫鐸等拒戰不勝。亡去。趙在禮據宮城。署皇甫暉及軍校趙進爲馬步都指揮使。縱兵大掠。衆推在禮爲魏博留後。且奏其狀。北京留守張憲家在鄴都。在禮厚撫之。遣使以書誘憲。憲不發封斬其使。以聞。從馬直指揮使郭崇謙本優人也。優名郭門高帝與梁相拒於德勝。募勇士挑戰。從謙應募。俘斬而退。由是亦有寵。帝選諸軍驍勇者爲親軍。分置四指揮。號從馬直。從謙自軍使積功至指揮使。郭崇韜方用事。從謙以叔父事之。及崇韜得罪。從謙數以私財饗馬直諸校。對之流涕。言崇韜之冤。及侍衛王溫作亂。帝戲之曰。汝既負我。附崇韜。又教王溫反。欲何爲也。從謙益懼。既退。陰謂諸校曰。主上今以王溫之故。俟鄴都平定。盡阬若曹。家之所有。宜盡市酒肉。勿爲久計也。由是親軍皆不自安。帝以內外所薦。命嗣源將親軍討鄴都。嗣源至鄴。營於城西南。甲子。嗣源下令軍中詰旦攻城。是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帥衆大譟。殺都將焚營。舍詰旦。亂兵逼中軍。嗣源帥

親軍拒戰不能敵亂兵益熾嗣源叱而問之曰爾曹欲何爲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上棄恩任威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赦云克城之後當盡阬魏博之兵近從馬直數卒誼競遽欲盡誅其衆我衆初無叛心但畏死耳今衆議欲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道之軍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爲軍民之主嗣源泣諭之不從嗣源曰爾不用吾言任爾所爲我自歸京師亂兵拔白刃環之曰此輩虎狼也不識尊卑令公去欲何之因擁嗣源及李紹真等入城城中不受外兵皇甫暉逆擊張破敗斬之外兵皆潰趙在禮帥諸校迎拜嗣源泣謝曰將士輩負令公敢不惟命是聽嗣源詭說在禮曰凡舉大事須藉兵力今外兵流散無所歸我爲公出收之在禮乃聽嗣源紹真俱出城宿魏縣散兵稍有至者李嗣源之爲亂兵所逼也李紹榮有衆萬人營於城南嗣源遣牙將七人相繼召之欲與其誅亂者紹榮疑嗣源之詐留使者閉壁不應及嗣源入鄴都遂引兵去嗣源在魏縣衆不滿百又無兵仗李紹真所將鎮兵五千聞嗣源得出相帥歸之由是嗣源兵稍振嗣源泣謂諸將曰吾明日當歸藩上童待罪聽主上所裁李紹真及中

門使安重誨曰此策非宜公爲元帥不幸爲凶人所劫李紹榮不戰而退歸朝必以公籍口公若歸藩則爲據地邀君適足以實讒慝之言耳不若星行詣闕面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曰善丁卯自魏縣南趣相州遇馬坊使康福得馬數千匹始能成軍李紹榮自鄴都退保衛州奏李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數輩嗣源長子從審爲金槍指揮使帝謂從審曰吾深知爾父忠厚爾往諭朕意勿使自疑從審至衛州紹榮囚欲殺之從審曰公等既不亮吾父吾亦不能至父所復請還宿衛乃釋之帝憐從審

賜名繼璟待之如子是後嗣源所奏皆爲紹榮所遏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循豫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他日得保無恙乎大梁天下之要會也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若幸而得之公宜引大軍亟進如此始可自全突騎指揮使康義成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怒公從衆則生守節則死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嗣源家在真定虞候將王建立先斬其監軍由是嗣源養子從珂自橫水將所部兵由孟縣趣鎮州與王建立軍合倍道從嗣源以李紹榮在衛州謀自皐濟河分三

百騎使石敬瑭將之前驅李從珂爲殿於是軍勢大
盛癸酉詔懷遠指揮使自從曙將騎兵扼河陽橋帝
乃出金帛給賜諸軍樞密宣徽使及供奉內使景進
等皆獻金帛以助給賜軍士負物而詰曰吾妻子已
孥戮得此何爲或勸李繼璟宜早自脫繼璟終無行
意帝屢遣繼璟詣嗣源繼璟固辭顧死於帝前以明
赤誠帝聞嗣源在黎陽強遣繼璟渡河召之道遇李
紹榮紹榮殺之帝還過襲子谷道狹每遇衛士執兵
仗者輒以善言撫之曰適報魏王又進西川金銀五
十萬到京當盡給爾曹對曰陛下賜已晚矣人亦不
感聖恩帝流涕而已亂兵開興教門緣城而入近臣
宿將皆釋甲潛遁獨散員都指揮使李彥卿及宿衛
軍校王全斌等十餘人力戰俄而帝爲流矢所中鷹
坊人善友扶帝自門樓下至絳霄殿廡下抽矢渴懣
求水皇后不自省視遣宦者進酪須臾帝殂李彥卿
等慟哭而去左右皆散善友歛廡下樂器覆帝尸而
焚之劉后囊金寶繫馬數與申王存渥及李紹榮引
七百騎焚嘉慶殿自獅子門出走通王存確雅王存
紀奔南山宮人多逃散朱守殷入宮選宮人三十餘
人各自令取樂器珍玩內於其家於是諸軍大掠都

城李嗣源自立爲帝、天成二年、子從厚爲河南尹、從
榮爲北都留守、從容年少驕狠、不親政務、唐主遣左
右往諷導之、其人謂曰、河南相公、（謂從厚也）恭謹好善、親
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齒長、宜自策勵、勿令聲問
出河南之下、從榮不悅、退告其佐楊思權曰、我其廢
乎、思權勸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爲自固之備、其
人惧以告副留守馮贇、贇密奏之、唐主召思權詰闕亦
弗之罪、及贇入爲宣徽使、謂執政曰、從榮剛愎而輕、
易宜選重德輔之、史館修撰張昭遠亦言、竊見先朝
皇弟皇子、皆善俳優、入則飾婦妾、出則跨僕馬、習尚

如此、何道能賢、諸皇子宜精擇師傅、令皇子屈身而
事之、請禮義之經論、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即位則建
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卜嗣建儲臣、
未敢輕議至于恩澤賜與之間、昏姻省侍之際、嫡庶
長幼宜有所分示、以等威、絕其僥幸、唐主賞嘆其言
而不能用也、唐殺其太子太師致仕安重誨、三年秦
王從榮喜爲詩、聚浮華之士高輦等於幕府、與相唱
和、爲人鷹視、輕佻峻急、既參朝政、驕縱不法、安重誨
死王淑妃孟漢瓊宣傳制命、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
使其妻永寧公主、與從榮異母、素相憎疾、敬瑭不欲

與從榮共事、常思外補以避之、會契丹欲入寇唐主命澤河東帥敬瑭欲之遂以敬瑭鎮河東、敬瑭至晉陽以部將劉知遠爲都押衙、委以心腹、唐主疾作大漸秦王從榮入問疾、唐主俛首不能舉、從榮出、聞宮中皆哭、意唐主已殂、明旦稱疾不入、從榮自知不爲時論所與、恐不能爲嗣、與其黨欲以兵入侍、先制權臣、遣都押牙馬處鈞謂樞密使朱弘昭馮贇曰、吾欲帥牙兵入宮中侍疾、且備非常、二人曰主上萬福、王宜竭心忠孝、不可妄言浮言、從榮怒、復遣謂曰公輩族不愛家族邪、何敢拒我、二人患之、入告王淑妃、孟

漢瓊召親軍都指揮使康義誠成謀之義誠竟無言從榮將步騎千人陳于天津橋遣馬處鈞至馮贇第語之曰吾今日決入公輩禍福在須臾耳贇馳入右掖門見弘昭義誠漢瓊贇讓義誠曰公勿以兒在秦府左右顧望主上拔擢吾輩自布衣至將相苟倭秦王兵得入此門置主上何地乎義誠不對監門白秦王已將兵至端門外漢瓊拂衣起入殿門弘昭贇隨之義誠不得已亦隨之入漢瓊見帝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矣唐主指天泣下謂義誠曰卿自處置勿驚百姓、控鶴指揮使李重吉從珂之子也、時侍側、唐主曰

吾與汝父冒矢石、定天下、從榮輩得何力、今乃爲人所教、爲此悖逆、當呼爾父授以兵柄耳、重吉即帥控鶴兵守宮門、漢瓊名馬軍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榮、從榮走歸府僚佐皆竄匿、牙兵潰去、皇城使安從益斬從榮、并其子以獻、唐主悲駭絕而復蘇由是疾復劇、時宋王從厚爲天雄節度使、遣孟漢瓊徵之、十一月唐主亶殂、子從厚立、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校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九

左編

鎮類

唐王重榮

王重榮、太原祁人、擢河中牙將、時親軍士千夜、禁捕而鞭之、士還訴於中官楊玄寔、玄寔怒執重榮讓曰、天子爪士、而籓校辱之、答曰夜半執者姦盜、孰知天子爪士、重榮多權詭雖主帥莫不下之稍遷行軍司馬、黃巢陷長安、分兵畧蒲、節度使李都不能支、乃臣賊、然內憚重榮、表以自副、以邇京師、賊調取橫數、使

者至百輩坐傳舍、益發兵、重榮脇說都曰我所以詭謀紓。難以外援未至。今賊哀目急。又收吾兵以困我則亾無日矣。請絕橋嬰城自守。不然變生。何以制之。都曰、吾兵寡謀不足絕之禍且至、願以節假公。遂犇行在、重榮乃悉驅出賊。使斬之。因太掠居人以慌其下、天子使前京兆尹竇滈間道慰其軍、因詔代都、重榮率官屬奉迎滈至、大饗士、倡言曰、天子以臣守土。誰得逐之、爲我疏首惡者。衆無敢對。重榮佩刀歷階曰、首謀者我也、尚誰索。目滈、吏趣具騎、滈即奔還。重榮主留後、賊使健將朱溫以舟師下馮翊、黃鄴率衆

不斬朱溫重榮大罪

自華陰合攻重榮、重榮感厲士衆、大戰敗之、賊棄糧仗四十餘艘、即拜節度使、會忠武監軍楊復光率陳蔡兵萬人屯武功、重榮與連和擊賊將於華州、執以狥賊使尚讓來攻、而朱溫將勁兵居前、敗重榮兵於兩關門、於是出兵夏陽掠河中漕米數千艘、重榮選兵三萬攻溫、溫懼悉鑿舟沈於河、遂舉同州降、復光欲斬之、重榮曰、今招賊一切釋罪、且溫武銳可用、殺之、不祥表爲同華節度使、有詔即副河中行營招討賜名全忠、巢喪二州、怒甚自將精兵數萬壁梁田重榮軍華陰、復光渭北擁肉攻之、賊大敗、巢中流矢

走重榮兵亦死耗相當懼巢復振憂之語復光曰我
世與李克用共憂患其人忠不顧難死義如已若乞
師焉事茂不濟乃遣使者約連和克用使將總兵自
嵐石赴河中親率師從之遂兵巢復京師以功封琅
琊郡王中人田令孜怒重榮據鹽池之饒於時巨盜
甫定國用大乏諸軍無所仰而令孜爲神策軍使建
請二池領屬鹽鐵佐軍食重榮不許奏言故事歲輸
鹽三千乘于有司則斥所餘以之軍天子遣使者諭
旨不聽令孜徙重榮京兆（京兆置）克用將兵援河中重榮上書劾令孜離間方鎮令孜

遣邠寧朱玫進討壁沙苑重榮紿克用書且言奏密
詔須公到使我圖公此令孜朱全忠朱玫之惑上也
因示僞詔克用方與全忠有隙信之請討全忠帝數
詔和解克用合河中兵戰沙苑玫大敗奔邠州神策
軍潰還京師遂大掠克用乘勝西天子走鳳翔俄嗣
襄王熅即位重榮不受命與克用謀定王室楊復恭
代令孜領神策故與克用善遣諫議大夫劉崇望齎
詔諭天子意兩人聽命即獻繒十萬願討攻自贖崇
望還群臣皆賀重榮遂斬熅長安復平

石晉李守貞

李守貞、河陽人也晉高祖鎮河陽、以爲客將、其後嘗從高祖、高祖即位、拜客省使、監馬全節軍、破李金全於安州、以功拜宣徽使、出帝即位楊光遠反召弊丹入寇守貞領義成軍節度使爲侍衛親軍都虞候從出帝幸澶州麻答以奇兵入鄆州渡馬家口柵於河東守貞馳往破之、弊丹兵多溺死獲馬數百匹神將七十餘人徙領泰寧軍節度使以兵二萬討光遠光遠降其故吏宋顏悉取光遠寶貨名姬善馬獻之守貞、守貞德之、陰置顏麾下、是時凡出師破賊、以有德音赦其餘類而光遠黨與十餘人、皆亾命捕之甚急、

樞密使桑維翰緩其制書久而不下言事者告顏匿守貞所詔、取顏殺之、守貞大怒、乃與維翰有隙、出帝再幸澶州、杜重威爲北面招討使、守貞爲都監晉兵素驕、而守貞重威爲將皆無節制行營所至居民豢園一空、至於草木皆盡、其始發軍也有賜齎曰挂甲錢及班師又加賞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不下三十萬、由此晉之公私重困、初晉高祖引弊丹入寇虐主自將禦之、大敗以趙德鈞爲行營都統、德鈞與其子延壽降弊丹、唐遂以亾延壽敵爲弊丹將兵寇晉及是時出帝遣人以書招延壽使歸、國、延壽詐言思

歸、願得晉兵爲應、而弈丹高牟翰亦詐以瀛州降、出
帝以爲然、命杜重威等將兵應之、初晉大臣皆言重
威不忠、有觖望之心、不可用、乃用守貞、是時重威鎮
魏州、守貞常將兵往來過重威、待之甚厚、多以戈甲
金帛奉之、出帝嘗謂守貞曰、卿常以家財散士卒、可
謂忠於國者乎、守貞謝曰、皆重威與臣者、因請與重
威俱北、於是卒以重威爲招討使、守貞爲都監、屯於
武強、弈丹寇與定、守貞等軍於中渡、遂與重威降于
弈丹、弈丹以守貞爲司徒、弈丹犯京師、拜守貞天平
節度使、漢高祖入京師、守貞來朝、拜太保、河中節度
使、高祖自將攻鄴、重威勢窮、乃素服出見高祖、高祖
赦重威、拜檢校太師、以重威歸京師、高祖病甚、顧大
臣曰、善防重威、高祖崩、秘不發喪、大臣乃共誅之、守
貞懼不自安、乃發兵西據潼關、招誘艸寇、所在竊發、
漢遣白文珂常思等出軍擊之、已而王景崇又以鳳
翔反、景崇與思綰遣人推守貞爲秦王、守貞拜景崇
等官爵、又遣人間以蠟丸書遺吳蜀弈丹、使出兵以
牽漢、文珂等攻景崇、思綰又無功、隱帝乃遣樞密使
郭威率禁兵將文珂等督攻之、諸將皆請先擊景崇、
思綰、節度使扈彥珂謂威曰、三叛連衡、以守貞爲主

守貞先敗則景崇思縮可傳聲而破矣若舍近圖遠使守貞出兵于後思縮景崇拒戰於前則漢兵屈矣威以爲然遂先擊守貞是時馮道罷相居河陽威初出兵過道家問策道曰君知博乎威少無賴好蒲博以爲道讖之色怫然而怒道曰凡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其不善博所以敗者勢也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可知威意大悟謀以遲久困之

唐李茂貞

李茂貞深州博野人也本姓宋名文通爲博野軍卒戍鳳翔黃巢犯京師鄭畋以博野軍擊賊茂貞以功自隊長遷軍校光啟元年朱玫反僖宗出居興元玫遣王行瑜攻大散關茂貞敗行瑜於大唐峰明年玫遂敗死茂貞以功拜武定軍節度使賜以姓名扈蹕東歸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天威都頭楊守立爭道以兵相攻昌符不勝走隴州僖宗遣茂貞追擊殺昌符以功拜鳳翔隴右節度使大順二年樞密使楊復恭得罪犇於興元興元節度使楊守亮復恭之養子也納之茂貞乃上書言復恭父子罪皆當誅因自請爲山南招討使昭宗以宦者故難之未許茂

貞擅發兵攻破興元復恭父子見殺茂貞表其子繼
密權知興元軍府事昭宗乃徙茂貞山南西道節度
以宰相徐彥若鎮鳳翔茂貞不奉詔上表自論曰但
慮軍情忽變戎馬難羈徒令甸服生靈因茲受弊未
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昭宗以茂貞表辭不遜不能
忍以問宰相杜讓能讓能以謂茂貞地大兵強而唐
力未可以致討鳳翔又近京師易以自危而難於後
悔他日雖欲舉晁錯以謝諸侯恐不能也昭宗怒曰
吾不能孱孱坐受凌弱乃責讓能治兵而以覃王嗣
周爲京西招討使令下京師市人皆知不可相與聚

承天門遮宰相請無舉兵爭投瓦石擊宰相宰相下
輿而走亾其堂印人情大恐昭宗意益堅覃王率扈
駕軍五十四都戰于盩厔唐軍敗潰茂貞遂犯京師
屯于三橋覃宗御安福門殺兩樞密以謝茂貞使罷
兵茂貞與讓能素有隙因曰謀舉兵者非兩樞密乃
讓能也陳兵臨皐驛請殺讓能讓能曰臣罔先言之
矣惟殺臣可以紓國難昭宗泣下詔襟敗讓能爲雷
州司戶參軍賜死茂貞乃罷兵明年河中節度使王
重盈卒其諸子珂珙爭立晉王李克用請立珂茂貞
與韓建王行瑜請立珙昭宗不許茂貞等怒率三鎮

殺宰相謀廢立至茂貞而枉矣

兵犯京師，謀廢昭宗立吉王未果而晉王亦舉兵茂貞懼，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磎留其養子繼鵬以兵二千宿衛而去，晉兵至河中，繼鵬與行瑜弟行實等爭劫昭宗出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於石門，茂貞以兵至鄠縣，斬繼鵬，晉兵以破王行瑜還軍渭北，請討茂貞，昭宗以謂晉遠而茂貞近，因欲庇之以爲德，而冀緩急之可恃也，且茂貞已殺其子而自贖矣，乃詔罷歸晉兵，克用嘆曰，唐不誅茂貞，變未已也，昭宗自石門還，益募安聖捧宸等軍萬餘人以諸王將之，茂貞謂唐將討己，亦治兵請覲，京師大恐，茂貞遂犯京師，昭宗出居於華州，久之加拜茂貞尚書令，封岐王，其後昭宗爲宦者所廢，既反正，宰相崔胤欲借梁兵誅諸宦者，陰與朱溫謀之，中尉韓全誨等亦倚茂貞之強以爲外援，茂貞遣其子繼筠以兵數萬宿衛京師，宦者恃岐兵益驕，不可制，天復元年，胤召朱溫以西梁軍至同州，全誨等懼，與繼筠劫昭宗幸鳳翔，梁軍圍之，逾年，茂貞每戰輒敗，閉壁不出，城中薪食俱盡，自冬涉春，雨雪不止，凍餓死者日以千數，米斗值錢七千，至燒人屍煮尸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人肉斤值錢百，狗肉

斤值錢五百父甘食其子而人肉賤於狗天子於宮中設小磨遣宮人自屑豆麥以供御自後宮諸王十六宅凍餒而死日三四城中人相與邀遮茂貞以求路爲生茂貞窮忌謀以天子與梁以爲解昭宗謂茂貞曰朕與六宮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卽餺飥也）安能不與梁和乎三年正月茂貞與梁約和斬韓全誨二十餘人傳首梁軍梁圍解天子雖得出然梁遂劫東遷而唐亡茂貞非惟亾唐亦自困矣溫篡諸侯之強者皆相次稱帝獨茂貞不能俱稱岐王

吳少誠

吳少誠幽州潞人客荊南節度使庾準器之留爲牙門將從入朝道襄陽度梁崇義必叛密畫計將獻天子而李希烈以其事聞有詔嘉美擢封通義郡王崇義反希烈以少誠爲前鋒希烈叛少誠爲盡力及死推陳仙奇主後務既又殺之衆乃共推少誠德宗因授申蔡光等州節度觀察使留後初陳仙奇舉淮西降繞數月謀發其兵于京西防秋仙奇遣都知兵馬使蘇浦悉將淮西精兵五千人以行會仙奇爲少誠所殺少誠密遣人召門槍兵馬使吳法超等引步騎四千自鄜州叛歸上急歸浦不之知法超等引步騎四千自鄜州叛歸上急

遣中使敕陝虢觀察使李泌發兵防遏勿令濟泌遣
押牙唐英岸將兵邀擊之賊衆大敗英岸追至永寧
東賊皆潰入山谷吳法超帥其衆趣長水都將燕子
楚擊之斬法超殺其士卒三分之二上命汴州刺史
劉玄佐以詔書緣道誘之得百三十餘人至汴州盡
殺之其潰兵在道多爲村民所殺得至申蔡者纔四
十七人吳少誠以兵少悉斬之以聞且遣使　幣謝
李泌爲其破叛卒故泌執潰卒六十餘人送京師詔
悉腰斬于鄜州以令防秋之衆貞元五年進拜節度
使父之岡環卒少誠聞陳許無帥以兵圍許州掠臨

潁陳州刺史上官說知陳許留後遣大將令忠將兵
三千救之皆爲少誠所虜頃之以說爲陳許節度使
少誠遂圍許州說欲弃城走管田副使劉昌裔止之
曰城中兵足以辦賊閉城勿與戰不過數日賊氣自
衰吾以全制其弊蔑不克矣少誠晝夜急攻昌裔募
勇士千人鑿城出擊少誠大破之城由是全少誠又
寇西華陳許兵馬孟元陽拒却之陳許兵馬使安國
寧與上官說不叶謀翻城應少誠劉昌裔以計斬之
召其麾下人給二縑伏兵要巷見持縑者悉斬之無
得脫者德宗怒削少誠官爵合十六道兵以進討以

韓弘爲宣武節度使先是少誠遣使與宣武節度使劉全諒約共攻陳許以陳歸宣武使者數輩猶在館弘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會諸軍擊少誠少誠由是失勢于頓以襄陽兵戰吳房朗山禽其三將王宗以壽州兵破賊於秋栅於時師雖衆無統帥而宦人監軍顓進退互爲異見既戰小潰河諸師未交而潰弃輜仗不貲帝乃詔夏州節度使韓全義爲淮蔡招討處置使諸將皆受節度與賊吳少陽等戰廣利城師復敗退營五樓爲賊所乘遂大潰全義及監軍賈英秀等夜遁保澭水沫全義之恥少誠得帳中諸公書數百番持以詔衆曰朝廷公卿託全義破蔡曰掠將妻女爲婢媵以激怒其衆絕向順意少誠弱王師移書於英秀求昭洗帝召大臣議宰相賈耽曰五樓軍退而少誠卷甲不追有自新路帝意稍挺少誠復固巢穴矣然猶以宦者監諸道軍劒南帛皋上言以爲不如擇重兵爲統帥因薦渾瑊賈耽陛下若重煩元老更求其次則臣請以銳士萬人順流趨荆楚可以攘翦元惡不然因其請罪特加原洗罷兩河諸軍亦其次也使少誠禍盈惡周變生帳下必其賊黨又當以官爵與之則一少誠死一少誠生亦何足賴帝

遂赦少誠盡還其官爵十七年韓全義至長安竇文
場爲掩其敗迹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不任朝謁
遣司馬崔放入對放爲全義引咎謝無功上曰全義
爲招討使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爲
功邪元和四年少誠死吳少陽代之少陽者滄州漬
池人與少誠同在魏博軍相友善少誠得淮西多出
金帛邀之養以爲弟署右職親近無間少陽度少誠
猜忍且畏禍請爲外捍少誠乃表爲申州刺史少誠
病亟家奴矯召少陽至攝副使總軍事於是殺少誠
子自稱留後憲宗以王承宗方叛故以少陽爲節度

使少陽不立縣役籍隨日賦斂於人地多原澤益畜
馬時時掠壽州茶山刼商賈招四方亡命以實其軍
不肯朝然屢獻牧馬以自解帝亦因善之九年死子
元濟匿不發喪以病聞僞表請元濟主兵帝遣大醫
往視即陽言少愈不得見元濟者其長子也董重質
者少誠壻也勇悍久將善爲兵元濟倚之因說元濟
請以精兵三千田壽之間道取揚州東約李師道以
舟師襲潤州據之遣奇兵掩商鄧取嚴綬進守襄陽
以搥東南則荆衡黔巫傳一矢可定五嶺非朝廷所
有又請輕兵五百自崤嶺三日襲東都則天下騷動

可以橫行元濟猶豫不能用少陽死四十日不爲輟朝易將增戍以須變會傳言董重質殺元濟族其家吉甫因請爲少陽輟朝遣使吊賻而元濟不得命乃悉兵四出焚舞陽及葉掠襄城陽翟時許汝居人皆竄伏榛莽間剽係千餘里關東大恐吊使至弗克入而還初吳少陽聞信州人吳武陵名邀以爲賓友武陵不答及元濟反武陵以書諭之曰足下勿謂部曲不我欺人情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亦反足下易地而處則其情可知矣乃詔烏重胤引軍壓其境李光顏爲忠武節度使總兵臨屯桥山南東道詔節度嚴綬爲申光蔡等州招撫使以中人崔潭峻監其軍下詔奪元濟官爵趣諸道進討時大旱詔既下雨雪尺三日田弘正韓弘各遣子率兵隸綬光顏軍綬屯蔡西鄙師小勝不設備爲賊襲敗于磁丘退保唐州會裴度輔政賊始懼而元濟不能有所指授諸將董重質李祐李憲趙曄王仁清等以便宜人自爲戰抗王師有少誠少陽舊風而李師道餽鹽出入寧陵雍丘間韓弘知而不肯禁李文通引兵與賊將董重質戰史簇岡敗之光顏又大破賊於時曲復與重胤合擊賊小澱河敗之夷其屯塹天子責綬失律以李

遜爲襄復郢均房節度使擢高霞寓唐鄧隋節度使
朝議以唐與蔡接故使霞寓專事攻戰而遜調五州
之賦以餉之諸軍大合文通敗淮西兵于固始拔鐵
山霞寓戰朗山斬首千餘級焚其壁次鐵城賊僞奔
霞寓窮追伏兵死傷略盡還保新興賊圍之監軍李
議誠馳入唐州以救兵至圍解還守唐州元濟以霞
寓敗不足虞併兵以備陳其秋光顏敗郾城兵二萬
俘六將復與重胤合攻凌雲柵拔之帝怒諸軍無大
功詔內常侍梁守謙宣慰因督戰付詔書五百以待
有功斥金帛募死士遣拜光顏檢校尚書左僕射重

胤右僕射詔旨約束厲賞罰諸將恐懼敗霞寓以袁
滋代之滋懦不能軍更以李愬爲唐鄧隋節度使初
至淮賴水運使楊子院朱自淮陰沂淮入潁至項城
入潩輸于郾城以饋討淮西諸軍省汴運之費七萬
餘緡元濟食盡士卒食菱芡魚鼈皆竭民苦饑四潰
元濟不復禁諸將爭納之帝始僑置郾城吳房於行
營以綏新附官軍與淮西兵夾潩水而軍陳許兵馬
使王沛先引兵五千度潩水據要地爲城於是河陽
宣武河東魏博等軍相繼皆度進逼郾城丁亥李光
顏敗淮西兵三萬於郾城走其將張伯良已丑李愬

遣山河十將董少玠等分兵攻諸柵，其日少玠下馬鞍山，拔路口柵，夏四月辛卯山河十將馬少良下嵯岈山，擒淮西將柳子野。吳元濟以蔡人董昌齡爲郾城質，其母楊氏，楊氏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圍青陵，絕郾城歸路，郾城守將鄧懷金謀於昌齡曰：之歸國懷金乃請降於李光顏曰：城人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請公來攻城，吾舉烽求救兵至，公逆擊之。蔡兵必敗，然後吾降，則父母妻子庶免矣。光顏從之，乙未昌齡懷金舉城降，光顏引兵入據之，吳元濟聞

郾城不守，甚懼，時董重質將騾軍守洄曲，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諸重質以拒之，李愬山河十將嫣雅田智榮下治爐城，丙申十將閻士榮下白狗汶港二柵，癸卯嫣雅田智榮破西平，丙午遊奕兵馬使王義破楚城，愬引兵攻其西，破屯柵十餘所，執丁士良吳秀林，皆賊驍健者，賊師張伯良以兵三萬，與光顏戰郾城，大敗，獲馬千匹，甲三萬首，愬又襲破朗山，元濟知衆數潰，而外失秀林等，因奉表請束身北闕下，帝遣使者許以不死，元濟取行營馬三百，董重質不與故不果降，愬略與橋得守將李祐不殺，引至帳下，計

議始謀襲蔡賊勢益沮自少誠盜有蔡四十年王師未嘗傳城下又嘗敗韓全義天頓以是兵驕無所憚因恃陂寖重阻故合天下兵攻之三年纔克一二縣帝既責罷霞寓滋等諸將乃用命詔陰山府起沙陀梟騎及邠鄜勇卒濟師命裴度爲彰義節度兼申光蔡四面行營招撫使梁守謙與諸將計先度未至立功請將亟戰不勝度至大勞將士皆感激請戰間遣士入蔡約元濟降爲左右所劫不得降光顏每戰冠軍故元濟悉衆亢時曲祐爲懋謀曰蔡之守者市人疲卒耳勁皆在外若直擣縣瓠賊成擒矣懋然之以精兵夜襲蔡坎坦入之戍者不知也賊恃董重質兵在洄曲不虞師之至及懋攻內城防卒尚千餘接戰元濟始驚被甲乘城以待重質重質降懋而李進誠取賊庫兵即攻之明日燒其門民相率抱薪積火王師縱射城上鏃可拾也居二日門壞元濟舉族傳之長安申光戍兵尚三萬皆降帝御興安門受俘羣臣稱賀以元濟獻廟社徇於市斬之年二十五夜失其首妻沈沒入掖庭二弟三男子流江陵皆殺之貶淮西降將董重質爲春州司戶重質爲吳元濟謀主屢破官軍上欲殺之李懋奏先許重質以不死乃特

原之

唐張建封

張建封字本立鄧州南陽人客隱亳州慷慨尚氣馬燧爲三城鎮遏使雅知之表爲判官擢監察御史燧伐李霸耀軍中事多所諏訪從鎮河東授侍御史即表其能於朝楊炎將任以要職盧杞不喜出爲岳州刺史李希烈既破梁崇義跋扈不臣壽州刺史崔昭相與聞德宗召宰相選代昭者杞倉卒不暇取他吏即白用建封希烈數敗王師張甚遂僭即天子位淮南節度使陳少游陰附之希烈遣將楊豐齎僞赦二

昇建封少游豐至建封縛致軍中會中人來對之斬其首因送僞書于行在少游聞之恚汗不自勝建封乃劾其附賊狀帝方蒙難不暇治也希烈又署杜少誠爲淮南節度使納破壽州以趣江都建封壁霍丘秋柵拒之賊不能東遷圍練使帝還自梁少游卒憂死是時四方尚多故乃繕脾隍益治兵四鄙附悅希烈使票帥悍卒來戰建封皆沈鉤之貞元四年拜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使李洧以徐降洧卒高承宗獨孤華代之地迫于寇常困廢不支於是李泌建言東南漕自淮達諸沭徐之埇橋爲江淮計口令徐刺史

高明應甚少脫爲李納所并以挺餉路建失江淮也請以建封代之益與濠泗二州夫徐地重而兵勁若帥又賢即淄青震矣帝曰善縣是徐復爲雄鎮久之檢校尚書右僕射十三年來朝時宦者主宮市置數十百人閱物屋左謂之白望無詔文驗嚴但稱帝市則莫敢誰何大率與直十不償一又邀閽闥所奉及脚傭至有重荷趨肆而徒反者有農賣一縣薪官人以數尺帛易之又取他費且驅縣入宮而農納薪辭帛欲亟去不許恚曰惟有死耳遂擊宦者有司執之以聞帝黜宦人賜農帛十匹然宮市不廢也諫臣交

章列上皆不納故建封請間爲帝言之帝頗順聽會詔書蠲民逋賦帝問何如答曰殘逋積負決無可斂雖蠲除之百姓尚無所益又陳金吾大將軍李翰好刺細事規寵人疾惡之帝悉嘉可未　制詔官師過從人情之常自今金吾勿以聞元日賜宴曲江特詔與宰相同榻食其還鎮帝賦詩以餞于時雖馬燧渾瑊劉玄佐李抱眞等勳寵卓越未有以詩餞者帝又使左右以所持鞭賜之曰卿節誼歲寒弗渝故用此爲貺建封又賦詩以自警勵十六年以病求代詔韋夏卿代之未至而封建卒年六十六冊贈司徒許孟

容韓愈皆奏署幕府有文集傳于時

唐王智興

王智興懷州溫縣人也事刺史李洧及李納謀反欲害洧洧遂以徐州歸國納怒以兵攻徐甚急智興健行不四五日齋表京師求援德宗發潮方軍五千人隨智興赴之淄青圍解自是智興務積財賄以賂權幸增其聲譽用度不足稅泗口以裒益之累加至檢校僕射司空太和初李同捷據滄德叛智興上章請躬督士卒討賊從之乃出全軍三萬自備五月糧餉朝廷嘉之初同捷狂桀犯命濟之以王廷湊王師經年無功及智興拔棣州賊大懼諸軍稍務進取録智興首功加守太傅封鴈門郡王賊平入朝

唐韓建

韓建字佐時許州長社人也少爲蔡州軍校隸忠武軍將鹿晏弘從楊復光攻黃巢於長安巢已破復光已疾晏弘與建等無所屬乃以麾下兵西迎僖宗於蜀所過攻劫行至興元逐牛叢據山南已而不能守晏弘東走許州建乃奔于蜀拜金吾衛將軍僖宗還長安建爲潼關防禦使華州刺史華州數經大兵戶口流散建少賤習爲農事乃披荆棘督民耕植出入

間里、問其疾苦、建初不知書、乃使人題其所服器皿
牀榻、爲其名目以記之、久而漸通文字、見玉篇、喜曰、
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也、因以通音韻聲、偶暇則課
學書史、是時天下已亂、諸鎮皆武夫獨建撫輯兵民、
又好學荆南成汭、時貝姓郭、亦善緝荆楚當時遞爲
北韓南郭大順元年以兵屬張濬伐晉濬敗建遁歸
河中、王重盈死、諸子珂琪等立、晉人助珂建與王行
瑜李茂貞助琪、昭宗不許、建等大怒以三鎮兵犯京
師、昭宗見建等責之行瑜茂貞惶恐戰汗不能語、獨
建前自陳述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磎蔡謀廢昭宗會

晉舉兵且至建等懼乃還晉兵問罪三鎮兵傳華州
建登城呼曰弊邑未嘗失禮於大國何爲見攻晉人
曰君以兵犯天子、殺大臣、是以討也已而與晉和、乾
寧二年李茂貞復犯京師、昭宗將奔太原、次渭北、建
遣子允請幸華州、昭宗又欲如鄜州、建追及昭宗於
富平、泣曰藩臣偪強非止茂貞若舍近畿而巡極塞
乘輿渡河、不可復矣昭宗亦泣遂奔華州、是時天子
孤弱、獨有殿後及殿前三都將李筠等兵千餘人爲
衛以諸王將之建已得昭宗幸其鎮遂欲制之因請
罷諸王兵將散去殿後諸軍累表不報昭宗登齊樓

西北顧望京師作菩薩蠻詞三章以思歸其卒章曰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酒酣與從臣悲歌泣下建與諸王皆屬和之建心尤不悅因遣人告諸王謀殺建劫天子幸他鎮昭宗召建將辯之建稱疾不出乃遣諸王自詣建辯之建不見請迸諸王十六宅昭宗難之建乃率精兵數千圍行營請誅李筠昭宗大懼遽詔斬筠悉散殿後及三都衛兵幽諸王於十六宅昭宗益悔幸華遣延王戒丕使於晉以謀興復戒不還建與中尉劉季述譖謀反以兵圍十六宅諸王登屋叫呼遂見殺昭宗無如

從行昭宗東遷建從至洛昭宗舉酒屬溫與建曰建都之後國步小康社稷安危係卿二人次何皇后舉觴建躡溫足溫乃佯醉去建出謂溫曰天子與宮人眼語幕下有兵伏殿恐公不免也溫以故尤德之表建平盧節度使溫篡位拜司徒同平章事溫性剛暴臣下莫敢諫諍惟建時時有言溫優容之溫郊於洛建爲大禮使罷相出鎮許州溫崩許州兵亂見殺

石晉安從進

安從進振武索葛部人也祖父皆事後唐爲騎將從進初從莊宗於兵間爲護駕馬軍都指揮使明宗時

爲保義軍節使未嘗將兵征伐度李犨超自立於夏州從進嘗一以兵往卒亦無功懿帝即位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潞王反鳳翔從進巡檢京城殺樞密使馮贇送款于從珂懿帝出奔從珂將至京師從進率百官班迎于郊清泰中從鎮山南東道晉高祖即位加同平章事高祖取天下不順常以此懸藩鎮多務過爲姑息而藩鎮之臣或不自安或心慕高祖所爲謂舉可成事故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從進最後反然皆不免也自范延光反鄴從進畜異志恃江爲險招集亡命益置軍兵南方貢輸道出襄陽者多擅留之邀遮商旅皆黥以充軍與安重榮陰相結托期爲表裏高祖患之謀徙從進使人謂曰東平王建立來朝願還鄉里已從上黨朕虐青州在漢江南臣即赴任高朕即降制從進報曰移青州在漢江南臣即赴任高祖亦優容之天福六年安重榮執殺弊丹使者反迹見高祖爲之幸鄴鄭王重貴留守京師宰相和凝曰陛下且北從進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奈何凝曰臣聞兵法先人者奪人願爲空名宜勑十數通授鄭王有悉則命將以往從進以高祖北遂反鄭王以空名勑授李建崇等討之從進引兵攻鄧州不克進

至胡陽遇建崇等大駭以爲神速復爲野火所燒遂大敗從進數千騎奔還襄陽高祖遣高行周圍之踰年糧盡從進自焚死執其子及將佐四十三人送京師高祖御樓受俘猶于市而斬之

唐楊行密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肥人也爲人長大有力能手舉五百斤唐乾符中江淮羣盜起行密以爲盜見獲刺史鄭厥奇其狀貌釋從之復應募爲州兵戍朔方遷隊長歲滿戍還而軍吏惡之復使出戍行密將行過軍吏舍軍吏佯爲好言問行密行何所欲行密奮然曰惟少公頭爾卽斬其首携之而出因起兵爲亂自號入營都知兵馬使刺史郎幼復棄城走行密遂據廬州中和三年唐卽拜行密廬州刺史淮南節度使高駢爲畢師鐸所攻駢表行密行密行軍司馬行密率兵數千赴之行至天長師鐸已囚駢召宣州秦彦入揚州行密不得入屯於蜀岡光啟三年六月秦彦遣畢師鐸秦稠將兵八千出城西擊行密稠戰死士卒死者十七八城中乏食樵採路絕宣州軍始食人八月秦彦以前蘇州刺史張雄兵強冀得其用以僕射告身投雄廣陵人競以金玉珠繒詣雄軍貿食通犀

帶一得米五升錦衾一得糠五升雄軍既富不復肯戰未幾復助行密彥悉出城中兵萬二千人遣畢師鐸將之陳于城西延袤數里軍勢甚盛行密安臥帳中曰賊近告我牙將李宗禮曰衆寡不敵宜堅壁自守徐圖還師李濤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衆寡大軍至此去將安歸濤願將所部爲前鋒保爲公破之行密乃積金帛米麵於一寨使老羸守之多伏精兵于其傍自將千餘人衝其陳兵始交行密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人空寨爭取金帛麵米伏兵四起廣陵衆亂行密縱兵擊之俘斬殆盡積尸十里溝瀆皆滿師鐸單騎僅免自是彥不復言出師矣師鐸既敗單騎走入城遂殺高駢行密聞駢死縞軍向城哭三日攻其西門彥及師鐸犇於東塘行密遂入揚州是日城中倉廩空虛饑民相殺而食其夫婦父子自相執屠賣之屠者刲剔如羊豕行密不能宗欲走而蔡州秦宗權遣其弟宗衡掠地淮南彥及師鐸還自東塘與宗衡合行密閉城不敢出已而宗衡爲偏將孫儒所殺儒攻高郵破之行密益懼高郵殘兵七百人潰圍而至行密慮其爲變分隸諸將一夕盡阬之其客袁襲曰吾以新集之衆守空城而諸將多駢舊人

非有厚恩素信方制而心服之也今儒兵方盛所攻必克此諸將持兩端因強弱擇向背之時也海陵鎮使高霸駢之舊將必不爲吾用行密乃以軍令召霸霸率其衆入廣陵行密欲使霸守天長襲曰吾以疑霸而召之其可復用乎且吾能勝儒無所用霸不幸不勝天長吾豈有哉不如殺之以并其衆行密因犒軍擒霸族之得其兵數千已而孫儒殺秦彦畢師鐸并兵以攻行密行密欲走海陵襲曰海陵難守而廬州吾舊治也城隍完實可爲後圖行密乃走廬州久之未知所嚮問襲曰吾欲卷甲倍道西取洪州可乎

襲曰鍾傳新得江西勢未可圖而秦彦之入廣陵也召池州刺史趙鍠委以宣州今彦且死鍠失所恃而守宣州非其本志且其爲人非公敵而可取也行密乃引兵攻鍠戰於昌山大敗之進圍宣州鍠棄城走追及殺之行密遂入宣州朱全忠遣使與行密約共攻儒儒恃其兵強欲先滅行密後敵全忠移牒藩鎮數行密全忠之罪且曰伺平宣沈當引兵入朝除君側之惡于是悉焚揚州廬舍盡驅丁壯及婦女渡江殺老弱以充食行密將張訓潛入揚州滅餘火得穀數十萬斛以賑饑民泗州刺史張諫貸數萬斛以給

軍、訓以行密之命饋之、諫由是德行密、儒自蘇州出屯廣德、行密引兵拒之、儒圍其寨、行密將李商帥百餘人力戰破寨、拔行密出之、十二月儒焚掠蘇常引兵逼宣州、錢鏐復遣兵據蘇州、儒屢破行密之兵旗旅輜重亘百餘里、行密求救於錢鏐、鏐以兵食助之景福元年春正月楊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衆十倍於我、吾戰數不利、欲退保銅官、如何、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屯據險要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饋餉、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坐擒也、戴文規曰、儒與我相持數年勝負

畧相當、今悉衆致死於我、我若望風棄城、正墮其計。淮南士民、從公渡江及自儒軍來降者甚衆、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皆有思歸之心、人心既搖、安得不敗、行密悅、從之、二月儒圍宣州、初劉建鋒爲儒守常州、將兵從儒擊行密甘露鎮使陳可言帥步兵千人據常州行密將張訓引兵奄至城下、可言倉猝出逆、訓殺之、遂取　常州、別又取潤州、五月行密屢敗儒兵、破其廣德營、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遣劉建鋒馬殷分兵掠諸縣、六月行密聞儒疾、縱兵擊之、會大雨晦冥

儒軍大敗、安仁義破其五十餘寨、田頵擒儒於陳、斬之、傳首京師、儒衆降行密帥衆歸揚州、表田頵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先是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楊一、益二、及經秦畢孫楊兵火之餘、江淮之間、東西千里、掃地盡矣、唯拜行密淮南節度使行密以用度不足、欲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高駢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悉我所有、易隣道所無、足以給軍、選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從之、行密馳射武騎皆非所長、而寬簡有智略、善撫御將士、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所猜

有民掌書記可成大事悟行密不足預

忌、嘗早出、從者斷馬鞦取其金、行密知而不問、他日復早出如故、人服其度量、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轉徙幾盡、行密初至、賜與將吏、帛不過數尺、錢不過數百而能以勤儉足用、非公宴未嘗舉樂、招撫流散、輕徭薄斂、未及數年、公私富十一月、廬州刺史蔡儔發行密父祖墓與舒州刺史倪章連兵、倪章遣使送印於朱全忠以求救、全忠惡其反覆、納其印不救、且牒報行密、行密謝之、行密遣李神福將兵討儔、二年四月、李神福圍廬州、行密自將詣廬州、田頵自宣州引兵會之、七月、行密克廬州、斬蔡儔、左右請發儔父母冢、

行密曰儔以此得罪吾何爲效之八月行密遣田頵
將宣州兵二萬攻歙州歙州刺史裴樞城守久不下
時諸將爲刺史貪暴獨地州團練使陶雅寬厚得民
歙人曰得陶雅爲刺史聽命行密卽以雅爲歙州刺
史歙人納之雅盡禮見樞送之還朝行密表朱全忠
罪惡請會易定兗鄆河東兵討之行密涇淮至泗州
防禦使臺濛盛飾供帳行密不悅既行濛於臥內得
補綻衣馳使歸之行密笑曰吾少貧賤不敢忘本濛
甚慙行密攻濠州拔之圍壽州不克將還朱延壽請
試往更攻一鼓拔之行密以延壽權知壽州未幾汴
兵數萬功壽州州兵少吏民恟懼延壽制軍中每旗
二十五騎命黑雲隊長李厚將十旗擊汴兵不勝延
壽將斬之厚稱衆寡不敵願益兵更往不勝則死乃
益以五旗厚殊死戰延壽悉衆乘之汴兵敗走行密
又遣兵襲漣水拔之二年五月淮南將朱延壽奄至
蘄州圍其城大將賈公鐸方獵不得還伏兵林中勇
士二人衣羊皮夜入延壽所掠羊羣潛入城約夜半
門舉火爲應復衣皮返命公鐸如期引兵至城南門
中火舉力戰突圍而入延壽驚曰吾常恐其潰圍而
出今反潰圍而入如此城安可猝拔乃白行密求軍

中與公鐸有舊者、持誓書金帛往說之、許以昏、都押衙柴再用、請行臨城與語、爲陳利害數日公鐸及刺史馬敬章請降延壽、進板光州、兗州朱瑾奔于行密、初瑾爲梁所攻求救于晉、晉遣李承嗣將勁騎數千助瑾、瑾敗因與俱奔行密、行密兵皆江淮人輕弱得瑾勁騎而兵益振、朱溫既得兗鄆、乃大舉擊行密、遣龐師古以徐宿宋滑之兵七萬、壁清口、將趨揚州、葛從周以兗鄆曹濮之兵壁安豐、將趨壽州、溫自將屯宿州、淮南震恐、行密與朱瑾將兵三萬拒汴軍楚州師古營於清口、或曰營地汙下、不可久處、不聽師古恃衆輕敵、居常奕碁、朱瑾壅淮上流、欲灌之、或以告師古、師古以爲惑衆、斬之、十一月瑾以五千騎潛渡淮、用汴人旂幟、自北來趣其中、軍士卒倉惶戰拒、淮水大至、汴軍駭亂行密乃自引兵渡淮夾攻之汴軍大敗、斬師古及將士萬餘級、葛從周屯於壽州、朱延壽擊破之、退屯濠州、聞師古敗奔還行密延壽乘勝追之、及于泗水、從周半濟、淮南兵擊之殺溺殆盡、從周走免、遏後指揮使牛存節棄馬步鬬、諸將稍得濟淮、凡四日、不食、會大雪、汴卒緣道凍死、還者不滿千人、全忠聞敗亦奔還行密遣全忠書曰、龐師古

葛從周非敵也公宜自來淮上決戰行密大會諸將謂行軍副使李承嗣曰始吾欲趣壽州副使云不如先向清口師古敗從周自走今果如所料賞之錢萬緡表承嗣鎮海節度使行密待承嗣及史儼甚厚第舍姬妾減選其尤者賜之故二人爲行密盡力屢立戰功行密由是遂保據江淮之間全忠不能與之爭馮弘鐸介居宣揚之間常不自安然恃樓船之強不事兩道遂叛襲宣州及田頵戰于昇山弘鐸敗將入于海行密自至東塘邀之使人謂弘鐸曰勝敗用兵常事也一戰之衂何苦自棄于海島吾府雖小猶足容軍弘鐸感泣行密從十餘騎馳入其軍以弘鐸歸爲節度副使以李神福代弘鐸爲昇州刺史梁兵殺朱友寧友寧溫子也溫大怒自將以擊茂章兵號二十萬復爲茂章所敗田頵叛襲昇州執李神福妻子歸于宣州行密召神福討頵神福恐杜洪邀之宣言奉命攻荊南具舟楫及暮遂沿江東下始告將士以討頵頵遣其將王壇逆之又遣神福書以其妻子招之神福曰吾以一卒從吳王起事今爲大將忍背德而顧妻子乎立斬其使以自絕軍士聞之皆感奮行至吉陽磯頵執神福子承鼎以招之神福叱左右射

遂敗壇兵于吉陽行密遣別將臺濛擊顏顏敗死初
顏及安仁義朱延壽等皆從行密起微賤及江淮甫
定思漸休息而三人者皆猛悍難制頗欲除之未
有以發天復二年錢鏐為其將許再思等叛而圍之
再思召顏攻鏐杭州垂克而行密納鏐賂命顏解兵
顏恨之顏常計事廣陵行密諸將多就顏求賂而獄
吏亦有所求顏怒曰吏欲我下獄耶歸而遂諸反與
潤州團練使安仁義謀之亦反焚東塘戰艦遂襲常
州刺史李遇出戰望見仁義大罵之仁義止其軍曰
李遇乃敢辱我如此其必有伏兵遂引兵却而伏兵
果發追至夾岡仁義偃幟解甲而食遇兵不敢追仁
義復入潤州行密遣王茂章米志誠等圍之吳之軍
中推朱瑾善槊志誠善射皆為第一而仁義常以射
自負曰志誠之弓十不當瑾之槊一瑾之槊十不當
仁義之弓一每與茂章等戰必命中而後發以此吳
軍畏之不敢近行密亦欲推降之仁義猶豫未決茂
章乘其怠宄地道而入執仁義歸于廣陵延壽者行
密夫人朱氏之弟也顏及仁義之將叛也行密疑之
乃陽為目疾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
常行故觸柱而仆朱夫人扶之良久乃蘇泣曰吾業

成而喪其目是天廢我也吾兒子皆不足以任事得
延壽付之吾無恨矣夫人喜急召延壽延壽至行密
迎之寢門刺殺之出朱氏夫人嫁之天祐元年復使
李神福擊杜洪朱溫遣使請拾鄂岳復修舊好行密
報曰伺天子還長安然後罷兵修好鄂州未下以疾
遣廢陵遣劉存攻鄂州焚其城城中兵突圍而出諸
將請急擊之存曰擊之復入則城愈固聽其去城可
取也是日城破執杜洪斬於廣陵九月梁兵攻襄州
趙匡凝奔于行密十一月行密卒年五十四謚曰武
忠子渥立僭號追尊行密爲太祖武皇帝陵曰興陵

行密傳至孫溥爲李昇所篡

許容轉至無妨奉祝慕